

覺顛冥齋內言

時文流毒中國論

海內深識之士忧心浩劫倡大義於林林之衆曰余策中國之民智伸民權一民心誠哉言矣雖然樹木者不蠶其正性竺其本根而掘而徙之治河者不濬其源流蓋其泥沙而隄而束之而欲朽壤自腴奔湍若性必無幸焉矣唐才常椎心泣血大索塞智摧權腐心之鳩毒於國中而不得遂反而求之吾身因憶吾未冠以前低首摧眉鑽研故紙冥坐枯索抗爲孤詣秘理沾沾自足絕不知人世間復有天日復有詬恥之事乃瞿然而興曰吾之輾轉桎梏十餘年幸奮身而脫焉其沈其慘酷已若斯之烈則其他之營營帖括沁入肝脾終其身不知反者其如何晦盲堙圯更無言以狀之悲夫吾中國之塞智摧權腐心亡種亡教以有今日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余往者讀校邠廬抗議

見其摹繪明祖愚民狡計以謂言之過當旣而歷驗吾身受病之源周見切著諱之無可諱飾之無可飾語曰三折肱知爲良醫余之挾五寸禿管批抹至庸猥至無理之時文亦旣堆垛等身彌歷年歲不可謂非三折肱之良醫而由今觀之則斷精亡靈奄然死氣欲掬前此之心肝而盡滌之而不能則益以太息痛憾於明祖愚民之術而使吾四萬萬人宛轉圜牢徐供刀俎靡可解脫蓋誠滔天之罪擢髮難數者矣今夫時文之毒不可一二談吾亦不忍究言之惟其極可痛惜而無人理之尤則約有數端其柔者戢戢抱兔園冊子私相授受夜半無人一燈如豆引吭長鳴悲聲四壁井蛙寒蛩啾啾應和或語以漢祖唐宗不知何代人叩以四史十三經不知何等物質然以生則亦貿然以死而是悠悠者盈天下也民欲智得乎其悍者則篡取聖

經一二門面語以文其野僂蕪陋之曾若有若十六字薪傳五百  
年道統及綱常名教忠孝節廉尊中國攘夷狄與夫堯舜禹湯  
文武周孔之道脈填胷溢臆搖筆卽來且囁囁然曰聖人之道  
不外乎是昔呂留良廣刊制科文以致富厚又多爲高頭講章  
惑世誣民鄉曲之士靡然向風則益狂悖謬戾以孔孟自居而  
會靜張熙等於坊間得其講義傾倒追摹至以 本朝爲夷狄  
上書蜀督岳鍾琪大張其叛逆之醜則皆時文僭誕之說有以  
啟之而世俗悠謬之言猥曰端趨向正人心微論優孟尼山之  
大不敬也卽其言出自王孫賈陽貨之流必益窮形盡相曲摹  
宵人肺腑以售其奸而後目之曰佳文則所爲端趨向正人心  
者安在況乃枯窘截搭割裂經文及夫連章半句偏全幹補掉  
弄虛機鉤鉅險詐非聖侮經亂常蔑理尤爲伐性之斧腐腸之

藥者乎陝人路德以一字不識一理不通蠻野陰很之夫造爲繩墨立爲謬條亂旨汨人性靈聾瞎人耳目偃然自躋於宗匠之列甚乃取有明諸家制藝支解膊磔怙其竊據壇坫之私謀而經史子家莊雅典重之字俱以險僻苛之使天下芒芴壅塞高閣詩書晦蒙日月者垂數十年悲夫悲夫僭妄則如呂留良陰賊則如路德而丐其緒餘煽其虐燄以毒我黃種顛倒我神明之胄者何可勝道才常嘗遇一至亡賴之庸師斥近人輒用史記游俠儒林河渠等語爲謬妄因反詰之曰若書時藝眞乎草乎則曰小楷乃斥之曰若柰何以孔子時未有之字體代聖賢繕寫乎

今人力爭時文代聖賢立言動日清真雅正皆不值一哂矣

又聞西國博物院羅

列各國珍品至用玻璃瓶籠時文策摺其中以爲笑謔其化學家虛心考求謂中國宰相詞林胥由此出其中必含美質乃以

八股試卷廣配藥料悉心化驗卒無他異而稅務司赫德且忍於舍其子使肄時文務窮幽與其瓊寶所在究無以名之由是西人窺破吾華握槩懷鉛如醉如癡之陋習詆爲無教斥爲野蠻噉噉叢詬集矢於吾孔子矣夫耶穌變教乃有普人路德之徒日昌大義於天下而孔子改制則董氏以來無一人闡發宗風者今且以時文賊之而吾教大爲五洲詬病豈不痛哉豈不冤哉或曰時文誠陋然自有明至今名臣理學代不乏人子言母乃太甚曰此非時文之能得人乃一二豪傑之無他途可見偶然倖獲耳今以全球大勢比較之學堂萬億數人才恆河沙數徒恃此一二倖獲之豪傑相爲抵拒則烏可以爲國矣或曰西國習尙或偶用希利尼羅馬名人語言或稱引舊典以炫淵博其於身心毫無裨益而時人重之則與中國之時文何以異

然彼特鏡古以知新耳時文則自數墨尋行外無古無今無新無舊如坐荆榛如拋沙礫闇習千年遂成長夜故時文不廢孔教萬無可存之理孔教既亡黃種萬無可存之理西國天演家專以擇種留良爲宗旨余謂中國之種無待於擇但擇其腐種瘠種之時文梓而去之斯良矣如先不自擇而待西人之入而擇之則浸淫百十年後必如巫來由樓黑諸番之凌夷漸滅無疑也予不見越南臺灣之事乎越人愚柔爲法人有而仍以科甲時文毒之其獲科甲如中國所謂修撰編檢者上則擢爲買辦次則或司閹或巡市營營牛馬走弗之怪臺灣隸日日人廣設學堂教其英俊而放其老師俗儒於窮荒槁餓之鄉今中國俗士言亡國尙夷然安之言廢時文則色然驚駭且聞俄人改中國衣冠習中國言語文字之無根游談卽隱隱有生計尙存

之喜喪心病狂無恥已極嗚呼以越南則若彼以臺灣則若此然則盍當茲一綫之存及時自廢而免於是二者之爲乎況我聖祖仁皇帝聰明天亶曾深抱不安罷黜九年者乎然而樞要諸臣與夫封疆大吏則無有挾其弊危其詞爲我皇上言之者且武科旣設悉從新章而獨於時文似猶有所靳惜留戀而恐吾子若孫不爲巫來由攫黑諸番之續是誠何心百思不解此有志之士所爲標膺哀泣仰首長號者也日薄崦嵫魯陽未返絲成染淚墨子安歸當今之世而竟無忧心浩劫其人者乎則吾將奚適也矣

湖南設保衛局議

保衛局何爲而設也所以去民害衛民生檢非違索罪犯而官紳士商種種利益罄簡難書也或者不體陳大中丞黃廉訪慈



祥愷悌之心而依違其間橫生異議其未聞中西政治之本原無責耳矣豈吾湘地病之充斥會匪之潛滋差役之譌詐強丐之橫暴夜竊之窩藏道路之穢塞致疾商店之謠風倒閉俱一無聞見而以掃蕩廓清之保衛局爲不然耶夫天下之事兩利相形取其重兩害相形取其輕猶爲得多失少况明明有利無害有得無失菽麥能辨黑白昭然而瞷之而慮之誠不解其何心也人之言曰中國向來有保甲團練之法何必於西人是師曰不然周官司救掌萬民之邪惡過失而誅讓之司市掌司市之治教刑政量度禁令司虺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鬪鬪與暴亂出入相凌犯者以及匡人擲人禁暴氏野廬氏修閭氏凡以警察市政保國衛民故紀綱肅穆盜賊遠跡和親康樂同我太平竊嘗怪孔子爲司寇三月夜不閉戶道不拾遺何以神化若此

今乃知之矣今西國有警察部無不與周官暗合傳曰天子失官守在四夷記曰禮失求野吾能取其法還之中國斯可以上對古人下慰民心且凡事但求有益而已不必問其中與西也人之言曰處今之世大禍伏眉睫瘡痍潰皮肉救時君子當從練兵下手若斯之舉無乃枝葉乎曰不然西人之覩國勢者入其疆土地闕市政修萬民和樂令行禁止卽爲有文化之國而根本實原警部不特此也保衛局不立則戶口不清戶口不清則匪徒不靖處藏垢納污之所不獨兵不可練無論如何新政皆形窒礙是此舉爲一切政法之根原也吾聞日本警部有事則受以軍械禦災捍患卽爲常備兵之一種省垣誠推此意行之漸至各府州縣循章辦理是爲一省增無數常備兵而保甲團練之精意不過如此安得以枝葉目之人之言曰省垣行之

匪徒無所匿跡固已其如驅之各鄉鎮何曰不然此局另設遷善所五處所有犯人令其學習工藝充當苦役則從前無業游民必當稍易行徑卽令一時他遁而由省垣推之各府州縣各鄉鎮悉以此意行之則奸人無所施其技而勉圖執業者必多此西人改賤爲良之說而先王轉移執事之深心也人之言曰此意誠善然漢時有游徼之職而無裨司獄北魏設置候官數千人職司伺察名曰白鷺皆徵服厠居府寺行之數十年以受賄舞法罷之若使今之巡丁蹈北魏覆轍則反行滋擾流弊無窮曰不然凡事未行而逆料其生弊者此最不通之論而因循苟安之人所藉口也夫北魏之白鷺伺察不過如今州縣衙門差役動至千餘人日日摩身厲爪以吸民間膏血並非爲救疾苦扶顛危起見亦並無互相管束之制若此舉則每小分局巡

查十四名卽有巡查長一名巡吏二名管束之烏有三人不能  
管束十數人之理又凡巡查非奉有局票不能擅入人家烏有  
無故滋擾之理而況每地巡查若干名卽由該地戶口公舉不  
稱其職則易之烏有該地不舉安人充當之理夫漢唐而降豈  
無明君賢相曲體民情者然君相責之郡縣郡縣責之胥吏差  
役其權力至胥吏差役而止以下更無從過問今則別巡查於  
差役公權力於紳民而謂上下不相通者決無是事且天下事  
必待行之未當而隨時變通俾臻妥善乃湯盤日新之義而泰  
西日本勇於改制精益求精之理如未行而遽以流弊之說沮  
之則雖堯舜湯文無一舉萬全者矣人之言曰章程精密吾無  
間然惟巨款難籌徒爲房捐舖捐之說者必拂人心曰不然凡  
民難與慮始故目下由撫憲撥款試辦辦之誠善則稍取商民

之錙銖以供局用快無不樂將伯之理吾聞省垣戶籍約三萬有奇商戶居其大半局費每年亦不過數萬金卽盡取之三萬戶中尙不敵迎神賽會地棍滋擾衙役勒索三分之一而況並無盡取民間之說吾見此局一行則地痞之充斥會匪之潛滋差役之譎詐強丐之橫暴夜竊之窩藏道路之穢塞商店之謠風一概廓清直爲各商戶斬卻無數葛藤凡有天良能無感激稍取贏餘豈爲悖理且試卽三萬戶約略計之除一萬戶極貧不抽費外以二萬戶牽算但於每戶每月取錢二三百文已大致足敷保衛之用則試問商斯土者與其供地棍衙役之誅求無厭何如出無多之費而收無盡之益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嘗見泰西賦斂極繁戶稅極重而民不怨者以爲民事而取之旋爲民事而散之也今茲之舉何以異是彼棟宇連雲厚費

坐擁者恐議及房捐而滋狐疑而沮大計其亦大愚不靈而甘爲地痞差役出死力而爭此污垢留遺之舊世界而已矣今夫泰西日本之有警察部也長官主之與凡議院章程不同平心而論此事本官權可了而中丞廉訪必處處公之紳民者蓋恐後來官長視爲具文遂參以紳權立吾湘永遠不拔之基此尤大公無我至誠至信之心可以質鬼神開金石格豚魚凡我湘人當如何感激涕零襄茲盛舉而猶有未慊於中者誠吾所大惑不解者矣嗟夫自私自利之謂利公利美利之謂義人生不勘破此層則無論舊法新法中西法俱可以多事喜事尼之其不流爲鄉愿之天下以自戕其種類者幾希可不謂大哀乎

湘報敘

執途人而語之曰中國爲極疲憊極滯拙之國乎必怫然曰余

不信也又語之曰中國爲極聰強極文明之國乎必愕然曰余不信也又語之曰中國爲極疲蕙極滯拙之國卽極聰強極文明之國必更色然曰而童昏我乎何相輕之甚也今夫繩樞甕牖之儒井蛙籬鷄之子咫尺不見迅雷不聞吾無暇與言其少能開通耳目發紆心力者於所以疲蕙滯拙之由一一以中西比例之抑無待余言顧吾於反比例得正比例者何以故何以故曰夜叉見而佛道成煩惱生而智慧出其運至奇其機至捷其理至平輪船也電綫也鐵路也由今日以前五千餘年之人坐漆室面堊壁而我親見之織造也礦化也工商雜遝於瀛寰也由今日以前五千餘年堙塞蘊藏之奇而發其覆而闡其珍而我親見之學堂也學會也若官若紳若民通力合作也由今日以前五千餘年磅礴樛室之氣而啟其鑰而破其扃而我親

見之故以我所見者方之歐美各國則誠疲憊矣滯拙矣而方之今日以前之中國則爲聰強文明之起點而未有艾也尤有奇者古者欲通上下之情絜君民之矩於是命太史陳詩瞽矇獻誦工操藝諫商訂國約雍雍彬彬同我太平暴秦而降恃壓力之重私天位之宅嚴巷議之誅立腹誅之律赤大俠之族成黨錮之獄草芥臣民牛馬士類黔首何辜丁茲厄運蓋自開關以來君民上下之界始斷潢絕港各怙其私則秦爲之也浸淫至於前明科條益密法律益苛時事天文俱懸厲禁馴至士夫以廷杖爲榮奸庸以講學醜正天地慘怛日月晦冥於斯劇矣

聖清受命仁德如天網羅大弛士氣寬和邇者海內諸君子曲體朝廷育才至意廣開報館用代邇人大聲疾呼海天同應於是秦漢以來之愚障始雲開霧豁重覩光明於是四民之



困於小儒腐說輾轉桎梏者始腦筋震蕩人人有權衡國是之心而謀變通而生動力夫由今日以前之志士仁人其欲摩挲故府鑽研政典求斷爛朝報不可得而齎恨終者何可勝道今乃海宇大通朝野一氣政學格致萬象森羅俱於報章見之是一舉而破二千餘年之結習一人而兼百人千人之智力不出戶庭而得五洲大地之規模不程時日而收延年惜陰之大效凡官焉者士焉者商焉者農工焉者但能讀書識字即可觸類旁通不啻購千萬秘籍萃什伯良師益友於其案側也其使中國爲極聰強極文明之國吾於是決其必然矣熊庶常秉三喜民智之乍開欲慈航之普渡乃鳩同志集巨貲設湘報館義求平實力戒游談以輔時務知新湘學諸報所不逮亦以使圓臚方趾能辨之無之人皆易通曉其願力之宏轉移之速更有不

脛而走不翼而飛者今夫古今不可思議之奇無如電機孰管  
鑰是孰郵傳是是理也在人爲大腦小腦在天爲空氣中至微  
至神之物無以名之名曰以太之動電卽隨之雖八萬餘  
里之地球無一髮間日報爲效之神且速吾不敢信其至是其  
所以感動以太之理則一也嗟乎焚如之災迫於旦夕而士夫  
泄沓猥曰若而人者用意良厚其如敝筆不能挾鹽池之鹹杯  
水無以止車薪之火矣夫誠可以已焉秉三甬不自逸也明知  
其萬不能已明知其不已卽有補聰強文明之運則摩頂放踵  
奚辭矣才常不敏勉襄斯舉敢揭大旨告我支那陳辭之陋所  
不恤焉

辨惑

沈沈者蛤利邪搏搏者坤靈邪自開闢以來胎生濕生化生卵

生於其中者不知其幾萬億種而莫靈於人人之軀魄而輪廻雖不生不滅不增不減而道與時爲變遷則人之智識權力亦隨時而增長春秋言據亂升平太平西人言石刀銅刀鐵刀釋氏言鐵輪銅輪銀輪金輪其明證也今恍世變之亟者則莫不駭於心營於目炫於腦以謂運會之窮將靡所底不知此天之所以錯綜參伍摩激鼓宕而啟大同之運者吾於此時正宜擴充心力開拓眼光承天而行順天而動一以至平至常至實之理處之斯大易所謂先天弗違後天奉時者矣然才常嘗刺刺語天下曰今之大病二有全聾瞽有半聾瞽全聾瞽者束溼於老師宿儒之說神明其咫尺之見聞喑然而自大半聾瞽者襲西政之枝葉一二端怙其權力壓制之私緣飾誇張厯試而敗益予全聾瞽以聾瞽曰變法之效不過爾爾嗚呼此胥天下之

人而出於狐疑狼顧之途也才常日夜苦思以謂一日之并格未融則世界遲一日之文明一人之癡結未化則世界少一人之措柱用舉當世羣疑之大者正告焉今夫泰西政術自會盟征伐爵賞刑律下逮閭巷纖悉之事無不與國人謀之而大旨趨重於全民生去民害保民權中國則輾轉秦漢二千餘年之桎梏近日始有倡爲民政民權之說者而二三庸夫職聞斯旨懼然驚愕其略觀西史者則援法奧之事動色相戒其次則并不知民權爲何物祇疑其弗便於官權而詫之曰此西法也豈言也吾步趨之何爲也其實任舉孟子公羊及六經中一言一例無弗重民貴民公權於民者

韓詩外傳管仲曰王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危倍之則亡管仲霸佐猶斤斤持此義蓋秦漢以前之人之說任舉一端靡不如是而乃詫爲西法

詆爲衡言不亦悞乎其惑一夫國者非一人之國君者非一人

之君吾能使吾君公權於國公國於天赫然如俄之大彼得日本之睦仁盡變祖宗之成法與天下更始則吾雖犯天下之不韙負天下之惡名粉骨齑身所忻慕焉若徒率吾君以堯舜之美名而實蹈吾君於不測之奇險冀倖身後易名之典若忠壯節愍等字以光簡素則私之甚也鄒君沅帆常太息言之曰諸君子毋爲此妄想我輩不習西文不通西語倉卒與彼遇欲效顏杲卿段秀實故事彼方法茫然不解所罵而談笑置之而欲其及我烹我而享榮名也將不可得其言雖雅謔可謂痛切心肝者矣夫吾方以宋明以來談忠談憤之小氣節孤注國家囂囂然鼓動天下虛僞之氣以爲尊中而抑外傳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傳種族且垂垂盡矣名謚奚有焉昔歐洲名種曰亞利安大半由亞洲正中蔥嶺以西之巴米耳徙來其先有土番舊種屢

懷忠憤與亞利安族衅爭不已然卒不勝而遁於遐荒窮壤奄然以盡則知不自修其政教而輒欲壅遏新舊種之通曉曉號於眾曰忠憤忠憤其亦誤於李耳老死不相往來之說而甘心非美土人之自戕種族而已矣又况流俗之是非毀譽則誠有如列子所云見美以爲醜指白以爲黑饗香以爲臭者雖欲徇之烏從而徇之其惑二夫求新者既洞悉十九周以後之地球必文明大啟又灼知孔教殺身成仁佛氏大雄大無畏之旨與夫意大里奧斯瑪加日本之變法俱一二奇人俠士爲之遂決然毅然捨身度世以扞天下之危難無所於芥而彼守舊以尼之者不過師老楊之柔靜爲我如臧武仲所譏齊侯故智從而陰掣之抵排之而又以身家性命橫梗胃臆樊然交戰於其中此其愚亦可笑而其巧爲牽制以待西人之刀俎固牢尤可駭

而可閔其惑三詞章咕嗶之儒雕刻蟲魚批抹風月靡明靡晦  
亡精喪神其驟語以新學而腦筋無可容之地無怪其然若既  
於孔孟之微言大義嶙然不疑則一轉移間而萬事萬物之理  
因之嘗謂能通舊學未有不能通新學者豈其誣乎然亦有鑽  
研異義脫然庸師俗儒之上而語以平等平權改制翼教之大  
經則舌橋不下目眊不定者彼非不知溝通新舊之界也以爲  
吾向者以舊學名天下今奈何俯而徇之也今夫顏子子路蘧  
伯玉以能知其過而賢而畢士馬克且以善變霸歐洲誠於此  
時汲汲發明孔孟仁民愛物以元統天以天統君舉舉諸大端  
而爲吾教中救世復元之路德以還尼山眞面則與彼教不迎  
之迎不距之距而其精者且軼而過之徐而範之而吾教庶有  
縣延億劫橫絕冰洋之日不此之務而徒敝帚千金負隅旦夕

吾見天轟地譟必無有壇席舉比位置經師之處則其自爲謀亦私而拙矣其惑四地球之生由流質而定質由定質而四者海凸者陸由凹凸而大草木大鳥大獸由大草木大鳥大獸而獼猴由獼猴而野番部落而打牲游牧而人世界而多君而一君西國地學家以沙石層次考之謂自有人世界不過五千餘年而萬物之蕃變陵谷滄桑之泡幻帝王卿相士民之殷維紛紜乃至恆河沙數不可思議而一言以蔽之曰日新而不已故西人自無事不推尊教主外一切政學格致皆謂今勝於古如當中國周匡王時有埃及王法老尼古者曾驅十二萬人溝紅海不成而死而近來法人勒塞拍斯自咸豐十年至同治八年卒溝通之此其遠勝古人之一端其他百年來揭地掀天之舉動尤指不勝僂况乃造物日新之理顯儲一電化無窮之



學供他日大同之取用然則生茲世界雖不能窮原竟委亦宜  
稍引端緒爲後人遵循之的然而搢紳先生號稱古學者則往  
往以師人爲恥甚乃有恫喝其子弟以談新學爲戒者夫其子  
弟果皆愚蠢而質質然從之是自剗其種也其子弟果悟其非  
而斐然而嚮新是貽以菲薄先人之具也天時人事相迫而來  
吾見近來世家巨族其英俊少年多有捐棄陳言力闢町畦者  
而父若兄尙不自慮其爲後人所羞而務阻遏天地自然之氣  
數子姓將強之新機可謂不自惜羽毛者矣其惑五中國夷狄  
乃春秋之記號烏在民而圉之地而界之乎溫城董君曰春秋  
常辭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爲禮至邠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  
秋無通辭由變而移今晉變而夷狄楚變而君子故移其辭以  
從其事

見繁露

由斯以談厥類不一故晉伐鮮虞而狄之衛伐凡

伯而狄之鄭伐許而狄之魯城邾婁葭及殊鍾離之會而亦狄之若夫潞子躬仁義則中國潞矣吳於伯莒黃池變而反道則中國吳矣故夷狄者野蠻土番之記號中國者禮義文明之記號麟經具在炳若日星雖召陵之役傳命之曰攘夷狄然邵公注云攘卻也齊伐山戎傳曰驅之爾邵公曰戎亦天地之所生而乃迫殺之甚痛蓋以其有夷狄之行而驅而卻之否則進而中國之斯義甚精非獨唐宋以來斤斤夷夏之界者不及知卽彼公法家不以公法待野蠻者或猶愧此今之溝猶督儒不明聖經之大義妄守迂儒之臆說遇有中西交涉輒攘臂曰夷耳夷耳庸詎知我夷彼而彼已三等土番我也其惑六通商傳教乃天地自然之公理彼通商於我我亦可通商於彼彼傳教於我我亦可傳教於彼不自充拓通商傳教之抵力漲力相爲應

付而徒咎人之通商傳教爲陰謀爲外道爲瘠種噬臍之鴆毒此知二五而不知一十者也昔羅馬之以一統自尊也禁人通商禁人傳教公法家斥爲野蠻之法日本明治以前其大將軍家定家茂等且以開港通和撥眾怒而啟忿爭今乃大開禁例而國以富强然則今之自命有心人者見教士則驚疑聞開商埠則譁賊至倡爲英以商亡人國法以教亡人國之說簧鼓天下不知吾自不講商務不研教旨卽無外人乘之已疲老銷蝕與沛根人伍西人所謂無教化之人也烏覩所謂自存者乎其惑七前有千古後有萬古縱有東西橫有南北必酌而定之曰若者公是非若者公好惡誰則尸之而誰則信之雖然一時之是非好惡有其從同莫能強也譬如人皆重裘而我獨絺綌匪惟自苦亦且難支故心力眼光必遠注千萬年五大洲之全局決定從違

而不得以一隅陋俗與目前鄉愿之論爲是非好惡之公然而  
迂狹乖迂者則不之知不之恥也其惑八今夫中國興一役議  
一政創一會設一局有衡酌中西而爲之者則必譁然駭之假  
而其事果出西人則又萬馬齊瘖羣蟬寒噤徘徊太息莫之誰  
何故內河不許通輪西人通之則帖然矣內地不許開埠西人  
開之則帖然矣關稅鹽釐稍議變通則必萬議沸騰羣矢爭注  
西人奪而掌握之則帖然矣痛乎甲午受創以來凡二三豪傑  
不辭縣力出而傾肝瀝膽論列是非冀哲王之一寤忘讒嫉之  
交加者則目之曰妄樹黨援曰詆毀朝政曰少年意氣曰無病  
呻吟曰用夷變夏鄉陽有言女無美惡入門見妬士無賢不肖  
入朝見嫉今不問其人果乃心君國與否但一言新政新學務  
必旁掣陰沮鄙夷非笑以售其鉗束網羅之術夫至鉗束網羅

天下豪傑以爲快而腹心旣披適爲西人犁庭搗穴之先聲此里克所以忠夷吾甯喜所以忠衛衍賈似道張濡所以忠蒙古而擁髯驅塵仍不免橫身於西市也其惑九佐伯芻言曰世有與人相絕僻處山林自謂千古高人究之枯槁終身悠悠沒世矯情背理何補於己佛家亦於枯禪自了漢詆爲頑空別爲小乘今世士夫痛世局之奇殃則憤然曰吾甯蒯足荒山置理亂不聞終余世而徜徉焉爾雖然不於此時出而圖之而全球鼎沸揭竿斬木之徒因利乘便箕山潁水行爲喋血塗肝腦之場庸有倖乎卽不然而一切巡捕議院國會學堂保民治地方之大權先事毫無措置一旦西人迄而有之則一動一言一纖悉之事彼皆耳而目之圈而繫之其視深山窮谷之人不以爲隱逸而以爲野蠻必多方闢荒蕪務抵擠與南洋巫來由非美土

人臺灣生番等欲求一蔽一蔭以高首陽之節焉可得哉然則  
膜視君民孤身遁世進退失所首鼠兩窮其與存者幾何其惑  
十凡此諸惑更僕難終中興道銷丁於陽九鬼難曹社之謀人  
乏秦庭之泣將標之葉無所假悲風已隕之淚不足煩哀響後  
之人俯仰悲憂追原禍始則能不歸獄於畛域橫生肝膽楚越  
至死不悟之士夫也哉夫人卽至愚卽至不肖無有甘爲椶黑  
諸奴者無有戕其子孫種族不惻然動念者夫人而果忍棄子  
孫土苴生命蟬蛻衣冠則吾亦不能起槁木死灰而炭蕢之呼  
吸之如其不然則何如當一息尙存之際大出其心思才力與  
當世豪傑之士任俠之夫朝夕皇皇剖心泣血求萬有一當之  
策以弭內亂而存遺種廣智學而公民權雖海口喪盡稅務喪  
盡軍械廩盡猶能如瑞士之研求公法政藝精強屹然存於羣

維陽睽之間萬一各國有變因時崛起則華盛頓之興於一成  
一旅與意大利普魯士日本之席危而安宅弱而強者尙將勉  
圖於後日而奮興之氣不衰雖然言之匪艱行之爲艱凡百君  
子不欲圖存則已如欲圖存則易獨而羣易私而公易傾軋排  
忌之心而守望扶持光明浩落如指鏡然去其垢而磨其光如  
治河然濬其源而疏其流則必自祛惑始矣

論熱力上

痛乎西人之訕我詬我病夫我曰頑鈍無恥曰痿痺不仁曰無  
教之國何其悍然不顧平等之義至斯極也才常始悍且喘奔  
走告我支那之士則莫不髮指眦裂涕唾交頤欲刺刃言者之  
腹而後快心才常黽之曰壯哉壯哉雖然吾子之氣容氣也不  
可久也春秋先治已而後治人論語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子

而奮不有身也者盍擴充斯義而矢大願合大羣從事救世同仁之學以智其民新其國矣然而聞斯義者則逡巡下階略焉喪容聲漸氣沫曰吾何敢吾何敢才常於是大悔悔吾陳義之過高而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鴟炙也又於是大懼懼吾氣類之孤微而螢燭將燼於末光塵露將窮於炭養也悲夫悲夫吾四百兆神州之遺民軒轅之貴種素王之教徒遂乃低首下心忸忸怩怩坐待剝膚噬臍之毒不一自拔乎既而思之吾人所居之地球既命之曰人世界則雖藐然軀殼爲微塵中之微塵而光於目聲於耳電於大腦小腦化分化合於肝脾胃腸及一身機輪流轉罔弗具日與八星運行之理故種無論黃白也人無論中西也心同理同聰明材武無弗同也然而彼西人者人人恥國之恥事國之事權國之權國統繫之君君統縣之民



故意大利之輓於羅馬希臘之輓於土耳其而民會興民權固也普之辱於拿破侖法之蹶於師丹而若君若臣若男若女若老若幼咨齋涕洟標心醜血播之詩歌宣之衢巷也若是者何也熱力之所摩也且夫熱之爲力則何星球何世界弗之有矣向使日心不熱則地與各行星烏乎吸烏乎離矣地心不熱則人與草木與禽獸併時而滅矣日心不熱則吾八行星繞日之世界不知墮壞幾千萬年矣故泰西之以熱力智其民新其國者實性海之根原羣動之脈理而含生負氣之公性情如是則存不如是則亡擴其量則文明而強虧其實則野蠻而瘠以瘠遇強以野蠻遇文明以畸零參差尸居垂斃之餘遇盱目環伺萬眾一心勃然方興之燄譬有兩人同榻而臥聲息俱無以謂之人也無異也迨以手摩之則一熱一冷懸殊焉於是乃懼然

曰若者生若者死矣悲夫悲夫吾四百兆神州之遺民軒轅之  
寶種素王之教徒曾無一人剖心泣血屠腹刳腸痛陳不變之  
禍於君父之前者又無一人痛手瘡足摩頂放踵力任合羣之  
責於士民之間者此賈長沙之所恨徹九幽而陳東歐陽徹之  
不意其士氣凌夷至於今日也然而談科名則熱謀仕進則熱  
工鑽營則熱逐錙銖蠅頭之利則熱甚至昏夜乞憐屏氣匍匐  
則仍熱門戶爭歧滅頂濡尾則仍熱嗟夫誠反其道而用之甯  
讓西人所爲恥國恥事國事權國權者哉今夫意希普法之智  
其民新其國者凡我士夫容以重瀛遼隔舌人聲耳而忽之若  
夫日本與我國同洲書同文其痛疾外人連構奇殃統緒垂絕  
又與我同病全恃二三俠士仁人出死力排眾議以成今日維  
新之治豈我鉛槧諸儒絕無見聞絕無感發長此醉生夢死之

乾坤忍而終古耶無已請與言林子平吉田矩方子平當外交  
未萌之日倜儻有大志嘗敝衣菲食躡高屐冒寒暑跋涉千里  
求知各國情事著海國兵談三國通覽二書幕府以爲惑人心  
毀其梓而錮之終身而子平宴如矩方與其師象山亦深以周  
航萬國遍審情實爲當時要務會俄羅斯船入長崎矩方欲從  
之西比至則已去又欲附美國船習其航海術幕府以其犯禁  
幽之竟被刑死其後長門藩士之慷慨樹奇績者率其門人至  
今稱道矩方義俠勿衰嗟乎造因成果積憤回天一二人心力  
所搏遂闢中外大通之局亞東首出之雄熱力之爲用宏哉其  
後尊王議起若高山彥九郎蒲生君平賴襄諸儒首發大難力  
持太阿血淚盈盈遺編具在迨至處士盛而幕府亡外交訐而  
民黨熾其專持守舊之說者則縱橫捭闔駢死輦轂無異言其

力主求新之議者則亡身殉國併命凶徒無倦色若木石孝允  
巖倉其視伊藤博文井上馨雖幸免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之  
或烹或刺要皆萬死一生肝腦碎地以有今日矣夫守舊求新  
水火朝端憤爭詭敵誠非盛事然一則憤其國之不強而生橫  
逆一則求其國之必強而亡軀命其致力殊而用心則一故變  
法祇三十年而人才之益溢心力之勇猛局勢之雄奇爲五洲  
所僅見中國則羣千萬之矜矜懨懨五十之年月朝朝言富國昔  
昔議強兵然無論守舊求新兩黨不外模稜不離鄉愿問有如  
大久保利通以溝通君民之說爲我 皇上言之者乎曰無  
有問有如薩士橫山抗論時政屠腹死諫者乎曰無有問有如  
板垣退助屏居林下力倡自由之說以固民心者乎曰無有且  
無望其能毅然以興國會開議院改官制請也卽一時文也我

朝既厭之矣而至今無訟言其失以回茲浩劫者一纏足也  
懸爲厲禁矣凡海內仁人君子號咷而道之痛心疾首而戒之  
矣而至今無上讀 天聰申明禁令者窺厭意旨不過以處  
分二字橫梗胸臆又或虞部議不行爲天下笑遂若運漕解餉  
考成州縣外無可言無可爲之事然果昧死言之昧死爲之如  
康工部之五六上書嚴學使之請經濟科吾湘之開南學會已  
引其端終竟其緒吾未見我 朝廷之不屈諒苦衷俯如人願  
也嗚呼以中國人物之勝羅政學之美備 聖祖神宗之覆  
育而由今觀之其上僅全軀保妻子之臣其下又蔽聰塞明薰  
心絛利妮妮無所短長之士卽無外患乘之蓋昆侖絕紐義樹  
不馳久矣而況事變之奇樊然在目也尤可異者人而不知種  
教之危則已乃旣已知之而仍太息痛恨於時勢之無可爲而

曰吾心實炎弗能強焉則太古之殭石已隕之流星而已直謂之非生人類可也然則中國終無人矣乎曰如磨電機器然不磨則不熱不熱則電不生耳

### 論熱力下

唐才常炯炯然狼顧而鶚視刺刺然強睨天下曰今天下豪傑之士知渙之不敵羣獨之不敵羣私之不敵公也於是乎言羣學於是乎言人世界於是乎言春秋公法國統繫於民統民統繫於天統之義而欲以民權及叩其羣民權民之術則羣而權之學會羣而權之公司矣夫學會公司甯非羣權之善者哉然非以熱學激宕之熱力乾摩之則旋羣旋渙旋羣旋獨旋羣旋私卽所謂學會公私者徒羣其耳目而未羣其腦筋也卽羣其腦筋而未羣其肝膽也蒙莊有言哀莫大於心死才常憂之曰覺顛冥齋內言

論熱力下

心之死其死於亡肝膽矣夫天下無心無肝膽之人即使其腦筋傳忠告之言以入告靈魂而靈魂漠然不之應以是人而欲與之恥國恥事國事權國權夫何異求罔象於盲人賣千里於死馬哉然則欲肝膽之無亡奈何曰一在破生死以生其熱血一在公權力以生其熱電何謂熱血夫人之所以痛癢無關者利害不切於身耳則試問西人橫溢五洲之後吾瘡痍於政學汶闕於時局者方奴隸牛馬之無日甯復有深山窮谷高臥巢由者不獨吾身之無所也吾子若孫方非美土人之無日甯復有食租衣稅居然士族者則何如當吾身吾種未亡之日瀝血窮途皈心萬劫以求共濟也如此則生死之界破而利鈍不足言禍福不足計而熱血斑斕於五中矣何謂熱電夫人之所以槁木死灰者以天人交棘卽瞬厥圖之無裨危亡耳則試問日

本求新以來內憂外患僥焉不能終日與中國奚若又試問暹羅今日以前湄南分約駢闐西人之市肆與中國奚若又試問彼以彈丸黑子歸然國於太平洋中而我誠修其國力奮其民權與日本暹羅果奚若夫吾中國以四萬萬人而國者也吾既爲四萬萬人中之一人則割國權爲四萬萬分吾卽有其一分而可以楮柱之維持之誠使人人能盡應分之國權以楮柱維持甯復有鹿挺而走魚爛而亡者夫能知人人應盡之權與有國者應公之權與公權者斷無可亡之理則意大利希臘普魯士之轉亡爲存者無他奇術而惟恃吾心之熱電爲之斯電也在格致家屬電在吾心則爲誠熱之所到誠卽隨之而上九天而下九淵靡所沮矣吾今與天下約曰毋自非毋自私毋鄙耳目毋爭門曰毋敝屣其世毋圖並其身毋老楊其心又與天下



約曰毋頑空毋意識毋畏威福毋介死生毋絕國統於天毋撓  
民統於國毋離君統於民以國與君與民與天時時順譏於胥  
中以發大熱漲以張大權力則伊尹所云若已推而內之溝中  
孟子所云當今之世舍我其誰釋氏所云不度眾生誓不成佛  
者豈伊異人夫卽摩之以國與君與民與天而生熱電者矣今  
夫湖南於十八行省中以守舊聞天下者也今乃遽然大覺煥  
然改觀若官若紳若士若商日日新其耳目新其腦筋若學堂  
若學會若礦務若製造若課吏館若保衛局日日新其政學新  
其工藝何前後之歧異至於如此曰昔之守舊也非有他也憤  
吾國之不強而張脈憤興也今之求新也亦非有他也求吾國  
之必強而赤誠相與忠愛纏綿也夫善變者有國之公理日新  
者進種之權輿公法由野番而文明春秋由據亂而升平而太

平天地初不設一成之格以限人人豈容畫不變之程以自限  
惟有熱力者愈變愈新愈文明耳故以吾湘方之日本薩摩黨  
庶幾近之而尤願其熱力所充直充至於救世同仁以爲文明  
太平之起點則中國其庶幾乎雖然世之畫不變之程以限人  
者則曰少年喜事曰紛更祖制不知此最不通之論而祇以便  
其苟焉爲竄情也夫人於世界縣縣延延無過去無未來不過  
割取造物無盡之時日而條條分之段段劈之以爲一生所有  
之年然太穉則血氣未充昏聩則精神已茶而用人者必多方  
資格待其精神已茶而後信其無他則不知造物之獨予以壯  
盛之春秋於其不穉不老之間當何爲也若其執改制之說以  
抵制天下豪傑之士尤爲紕繆甚且毋與高論試設一譬以喻  
之有人於此祇能考據能詞章而于特操則究澈夫人性命之

微以爲通儒而怒之曰爾何爲不守善一定之程而敢於畔吾  
又有人於此官不過一命祿不過百石而子若無則致身顯貴  
門列戟而爵通侯而怒之曰爾何爲不守善一定之程而敢於  
畔吾誠若是無不啞然笑其愚者矣然則先人之所期於子孫  
者必其能日新日強而光舊物而歸弓裘而乃執一定之程摧  
抑之壅遏之使其忠心愛力冰澌雪釋於亡何有之鄉而後慊  
於中又何以異於吾所云者乎假使天地間無日變日新之理  
則造物從前之構成螺蛤世界大鳥大木世界獼猴世界者必  
且悔其不應逐日文明以有今日之人世界也然更有玩世名  
流者笑守舊之愚並笑求新之愚凡吾湘苦心焦慮肇畫艱難  
之事自其人耳之目之不足供其一噓則眞無心無肝膽之尤  
雖投之火山置之日球無復汽機也已吾黨戒之哉吾得而斷

之曰無熱力者不變無傷變亦無益有熱力者不變速亡變則速強熱力速而漲者其民必智其國必新熱力大而神者其民必仁其國必羣

論中國宜與英日聯盟

有執古義規繩於唐才常曰齊襄公復九世之讎子公羊子發其微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記有之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然則復讎之律乃古世公法歟故少康復后羿之讎句踐復夫差之讎子胥復平王之讎當時遽之後世師之乃者普法世讎忿爭不已公法家亦無由執其短長而評之而釋之偉矣哉復讎刷恥直豈讎由今橫豎六合無可比例之天經地義甲午之役日本暗殺朝鮮君我師船陪我陸軍割我膏腴如天際饑鷹攫身拳爪又如南山饑虎伺人

便食中國不國奄然待斃以有今日日本爲之也而英實尸之  
今忘君父之大仇而澳忍行成又進而與之盟保歲寒將買眉  
睫斯須安乎抑蝕骨之疽終潰裂不可療治也毋甯北入俄南  
入法拱手德人瓜分豆剖所甘心焉奚抗顏英日而以盟爲唐  
才常曰子知肱膺探囊發匱之盜而讎之讎之誠是也然而巨  
盜至乃宅爾宅田爾田僕爾僕子爾子孫爾孫尸爾囊扃爾篋  
爾匱而木爾謀不爾關乃知向之肱膺探囊發匱者猶瞽爾慢  
藏擄爾鼾睡俾爾惺然於暘睽爾旁之有大盜在也則是肱膺  
探囊發匱者祇睽眦之怨而其百倍睽眦之怨者方矢注鏑決  
爾心胷而命懸絲縷也以懸絲縷之命而猶陰血周作張脈憤  
興修怨睽眦必無幸焉矣今夫俄之蓄而謀亞歐也自其大彼  
得臨終之言已狃狂獅吼凜亂天下也洎不得志土耳其阿富

汗波斯海灣折而構西伯利亞鐵路不冰海口東向而爭利便  
遂因割遼東一役外餌甘言內癰腐骨於是狼牙密厲虺毒潛  
吹安坐而鬪我四萬萬人之身家性命而莫敢誰何悲夫悲夫  
宅爾宅田爾田僕爾僕子爾子孫爾孫其陰謀狡毒斃我支那  
者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俄而東三省鐵路歸其掌握  
矣俄而一紙索大連灣旅順燭亂全球矣視天夢夢伊胡有域  
不知聯俄之策出自何人涎何利益而仰鼻息於亡種亡國之  
大盜而父母之帝天之重性貽繆一至斯極詩曰誰生厲階至  
今爲梗又曰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吾恨不能起石晉桑維  
翰而刃之而責其託庇牢固奚以致出帝之詬辱踉蹌也吾觀  
梁啟超所爲波蘭滅亡記曰波蘭之再亡於俄也俄人窮治倡  
義之黨凡迹涉疑似者悉驅徙西伯利亞喀喀蘇山遷者約三

萬餘人皆波蘭權爵紳富及爲士者檻車累累相屬於道田產沒於異族妻子夷爲奴勾一千八百三十年五月十七日有長車一隊載孩提無算往實邊地其父母攀轅號哭軍士毆之仆地或踰車下血肉狼藉闔衢溢軌孩童途中僅予粗餽病則棄之路側又嚴禁波人習波文操波語有少年以土音問答遽科以死罪夫其瑣屑記之也蓋將以砭中國之愚頑而亟圖自異於波蘭也今其禍乃見矣梁氏又推原禍始曰一千七百六十六年俄命甘斯臨使波大出金帛以賂波人於是波廷諸臣皆有倚俄心其後又以賄結波民之豪者使相攜貳下令凡士夫聚會講論政學者禁錮之民氣由是遂衰嗟乎俄之不遽用其虐而先以賄以墟人國者何其酷也今其亡高麗也又然方曰本入高亟欲改紀其政使圖富強而俄使威喇君則陰搆其背

日而仍舊凡賊臣奸相狼狽弋利益縱之使無忌憚蓋深利其愚而嗜賂可以奴隸魚肉惟所欲爲無議其非而守舊之徒益窺俄意旨得撓新政屏新學以席朝夕之富貴貪庸而俄權乃炎炎日增於高麗而駸駸逾鴨綠江而遼燕矣卽頃者膠州之役安知非其使之以便其索地之謀矣故其欲波蘭高麗我也駕輕就熟無所於疑而獨不解俄之術何以屢試屢中累黍不移也吾又聞俄之亡人國也曰殺人愈多者服之愈久此嬴政耶律德光成吉思汗朱元璋之用心而古今民賊之不謀而合者儻竟甘其餌而飽其欲則吾四萬萬人之身家性命其猶有噍類也幾希矣可痛哉可痛哉吾今縱覽全球大勢而借箸籌之英屢勝而老日本新盛而懼德法相持而岷俄可勝可敗而橫何者英屬地遍五洲商埠環瀛海舉事一不當則鞭長莫及



全局瓦解故持盈保泰其本心而首相沙士勃雷侯又保黨魁其聘貽兵禍莫能先發制人不俟煩言決矣日本席新勝之威而購船置械如窶人入市皇皇不貨米費刀惟敵德則有餘敵俄則不足牛瘠債豚脣亡寒齒諡曰至愚尙猶知之況乃聰明洞囑如日人者乎德法爭昵俄以自固其自爲謀得矣然天轟地驅面殼瀾翻以狼隨虎其利幾何俄負北冰洋而國無議其後者勝固勝敗亦勝其必出而爭衡者一天網淳涵君權肆橫恆恃武功以震壓其國力其必出而爭衡者二君權旣重民氣益烈希利尼人縱橫輦轂亟思得華寶上腴以置黨人而靖民變其必出而爭衡者三打牲舊習彼得雄心擇弱而欺擇肥而噬螻蟻人命其何恤焉其必出而爭衡者四俄勝算四而諸國無一焉而中國衡焉天平人乎至斯烈乎然吾以知英日之必

不坐視吾中國之斬焉漸滅也彼非有愛於中國也中國亡則  
虞虢之勢成而剝牀以膚矣亦非不欲印度緬甸波斯琉球吾  
中國也既商戰吾國則郡之縣之獮之薙之其緩圖矣故今日  
欲醫中國條目千萬反復百千言莫能盡也然脈證案訣周見  
切著請妄立藥可乎曰治標曰固本固本之方吾不敢驟陳治  
標者卽聯盟英日之謂而當軸諸公所吐棄與夫自命爲忠義  
者所攘臂而爭者也英烏乎聯聯以日日烏乎聯聯以學中國  
而不欲圖存則己苟欲圖存則不如學矣中國而不求實學則  
己苟求實學則不如假途於日矣且夫兵也商也工也農也礦  
也鐵路也皆學也學既可通則籌款興辦之事亦可通款既可  
通則整軍禦侮之事亦可通軍既可通則休戚存亡之理亦可  
通故以通學者通日通日者通英合中日英之力縱橫海上強

俄雖狡必不敢遽肆其東封之志法德雖名附俄豈能仇英日而犯五洲之不韙日本知其然也故遣其參謀部三人來華密籌焉曰神尾光臣曰梶川重太郎曰宇都宮太郎正月之杪譚復生見三人漢口神尾言曰彼我本兄弟國貴國遇我良厚不意朝鮮一役遂成仇讐又不意貴國竟不能一戰挫衄不可收拾嗣茲以來啟各國心危若朝露每一回首悔恨何及然貴國亡必及我我不聯貴國將誰聯今大地師艦麇集鱗萃吮血磨牙眈眈相向不於此時薪膽爲雄練兵興學更優游卒歲安平時乎時乎不再來願君熟思同往我國謀定後動凡振興諸端皆能相助爲理至排目前瓜分之急尤懷至計將遂續陳幸圖利之又曰側聞湘省風氣大開鑽研政學無任欽遲尤願納交相爲指臂且振興中國當於湖南起點如聯盟計成吾當爲介

於英而鐵軌資焉國債資焉兵輪資焉一切政學資焉吾又當  
與英盡收亞細亞東煤塊斷絕各國輪船之用使近無可屯遠  
難速運鐵鑑來多則不能持久少則尾之轟之立碎此不戰而  
屈人之兵而以悉網煤礦制太平洋死命便甚君謂何如矣君  
不遺我國率眾至請館之上竄其言之痛切肫摯蓋如此非逆  
知大厦傾危燎原禍急何故反向地球至柔至脆至老至疲之  
國爲此迂遠不切事情之舉才常嘗太息譬之曰中日構衅如  
兩瞽相遇而爭道不休兩瘡相怒而色然以鬪伺其旁者或攫  
取其衣冠去莫之覺此可謂大愚不靈者矣今日人既願聯盟  
我且願密聯中英相犄角且願性命死生相扶持千載一遇何  
幸如之何快如之且夫以日聯英誠亦不敢洞其無弊然商戰  
之禍孰如兵戰之禍阿富汗之脅孰如卡肯特之脅印度之慘

孰如波蘭之慘且吾不知波斯土耳其之至今歸然者英存之  
乎俄存之乎吾不知呼號刳繫於屠伯之手與覓方問藥於同  
病之夫肉我親乎骨我仇乎繫屬我鄰乎雄猜我怨乎夫聯俄  
則然眉噬臍旦夕卽成異姓聯日以聯英則皮膚之癢猶可補  
抹于將來夫害兩也弊兩也而權之衡之吾甯取其輕焉耳然  
則聯之之實柰何夫日本之有大學校也兩湖官紳議遣子若  
弟往焉斯其實矣然我南學會果眾志成城經費日充則榷本  
伊藤之紛紛四出者尙將勉圖之無怠抑尤願我同人之豐於  
學而紆於財者益自聯翩奮翅接踵東瀛通其氣誼羣其心力  
均其盈虛化兩爲一則學通而政通政通而國通兵也商也工  
也農也礦也鐵軌也學堂也客卿也一通而無弗通顯以樹同  
存同亡之的隱以縣同教同種之緒遠以師強秦借材異地之

術近以規明治取資美荷之心內以滌悍陋迂驕夜郎自封之  
敗氣外以洗土番野蠻公法不齒之穢名雖已萎之腐草溥以  
炭養而知吸至輟之皮囊紉之留氣而方膨而況地大物博質  
絕巨溟之中國苟獲扶持力得一意更張奚而不存矣奚而不  
強矣不此之務而以四萬萬人之身家性命委之蓄詐行賂貪  
饞狡虐權壓兵勒之無道俄而欲延殘喘於須臾乞餘生於虎  
口此三尺之童所驚疑駭愕而志士仁人之撫膺頓足悲不自  
勝者也烏覩所謂利益者乎今夫美守其華盛頓之規模狹其  
新世界之疆圉雖近者檀香山之役少干外政而吾華之陋且  
遠自其人視之則隔膜焉瘤癭焉雖欲聯之烏從而聯之今夫  
法德見利而忘義危身而徇害逐臭以自穢介俄而爲俚故膠  
州首難而大連灣旅順繼之而索兩廣利益雲南鐵路長江屯

煤又繼之則是俄以波蘭陷布奧者又以中國陷法德也雖欲聯之烏從而聯之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然則今者治標之策朝不及夕吾舍英日何適矣復生又語才常曰頃姚石荃與日使同赴日本余送之輪船則日使居最上艙姚居其下相顧失色蓋各國輪船公司之例凡國於地球而有自主全權得平等交涉者皆居最上艙中國則不與焉才常聞之傍徨驚顧恥恨欲死反袂掩面不知所云

論興亞義會

合地球君主民主君民共主有國會有議院有報館之國注目東方情事則莫不曰支那之亡可翹足待支那士民之奄奄無生氣與非洲伍故瓜分鬻割之說興雖意奧之小狡焉思啟率艦東來甚乃至無賴之土耳其亦從而生心哀哉近日西報所

祇爲蟻者其殆是哉其殆是哉然而吾友有徐勤者客日本主講橫濱之大同學校則飛函告曰日本處士仁哉使哉日日以亡中國爲憂中國亡則黃種瘠黃種而瘠日本危哉於是上自政府下逮草野羣有心拯世之人創立興亞義會冀扶黃種保亞東毋盡爲俄德諸雄蝕又日日宣言於國中曰支那受創後能毅然舉新政設學堂謀國是者首湖南其士民忠誠勇猛之氣甲於十八行省足與策支那足與謀亞東乃以勤介於湘耳湘人有志行者聯百數十人入興亞義會其能聯名千益濟乃事幸而萬焉吾中日相臂指必矣於是舉勤會員主聯中國尤措意湘凡湘人游日者先達名茲會會之友幸爲東道主毋餒才常又見日人新出一報名其端曰日本人

以日本人三字名報甚奇所言

多中國事其臚中國名大臣則首督部張公撫部陳公稱陳公



振湘政尤津津不一二談又從而幟之曰湖南黨自餘則豔稱南海康工部門下諸君爲獅子吼於是湖南之名重五洲泰西泰東則莫不引領望之曰振支那者惟湖南士民勃勃有生氣而可俠可仁者惟湖南唐才常喟然而歎曰微日本言吾幾忘吾湘人之大有爲至於如此吾幾忘吾湘人之受撫部賜與一時揀世君子恢張能力以存種教之功至於如此才常迂庸文質無所底不足知時政然益惴惴恐恐吾湘弗饜外人望或孤其興亞之心如吾湘弗饜外人望孤興亞心則中國長此己矣爲今之計有長策十一南學會急派人至日本辦興亞會事一二年後挈其政學歸新吾中國二立興亞分會於湖南與日本時其消息靈其腦筋三急聘日本人來湘或武備學堂或時務學堂或校經書院或另開學堂專門教習以收速效四有志游

歷日本者考驗實予以文憑酌給資斧五設東西文譯局速譯  
憲法諸書六煤鐵諸礦廣招日商或南洋大賈合辦藉通財源  
七製造機器公之曰人八聯橫濱神戶華商建立孔子教堂九  
湘報與興亞報彼此分派以拓見聞十官紳子弟自備膏修多  
入橫濱大同學校撫部現擬招選子弟五十人分送日本各學堂不在此內凡此十策言簡  
意賅自謂非高遠難行之事揀時君子宜何擇焉今夫九仞之  
功基於一簣層臺之積成於寸木買奴之禁震爚全球一加利  
生啟之師丹之勝稱霸歐洲一德賚賜尸之然則今日湖南之  
名既震中西則其藉手之方有百倍於加利生德賚賜者誠哉  
其易易也謂余不信有如皦日夫非洲之分數年乃定度西人  
縱協以謀我亦必擾攘五六年始能就緒而吾方急修其政學  
與日爲緣則數年之中猶大可爲也卽不然彼古巴之於西班

牙美人猶不忍坐視出而圖之況吾與日本聯唇齒盟有不併力維持者哉或曰是會也處士倡之不盡出政府謀奚可恃也曰日本之強以處士而國者也甯若中國之事事無權而奄然仰鼻息於尸居無用之官長矣甲與乙比鄰而居乙素悍不容於鄉人將執而檻之甲力言其改前行有退讓君子之風鄉人因而禮焉乙乃詈甲曰而奚爲使吾有君子名也湖南向以虛槁聞天下曩歲以來海內外嘖嘖稱之種教之存幾幾可望而或有人勃然曰若之何張大吾湘俾西人而文明我則試問公法之處人國者文明愈乎野蠻愈乎才常晝夜以思不得其解還以質之自甘野蠻之侶

瀏陽興算記

瀏陽邑萬山中奇峯插天秀林踈地由大圍直走長沙縣亘三

百餘里溪水迴環西流有濂溪之曲折而寫遠過之生其間者  
率椎魯無文痛去一切繁縟虛華之習恪守鄉先正歐陽文公  
朱慎甫諸老遺風矩步繩趨硜硜勿失有足多者然世運日新  
徑涂益闢天元地黃五角六張機牙四出百心莫照而欲責其  
恢張能力攷求古今中外之宜相爲應付則且色然驚訝以爲  
吾僻處窮陬之士奚事此爲也故凡議稍稍更改之事必經年  
累月彼可此否此可彼否力持利不十不變法之說以相抵拒  
譚嗣同憂之曰瀏陽雖蕞爾邑而戶口之繁百萬有奇物產殷  
阜礦質充牣乃東方之小瑞士也然而不能開通耳目擴充智  
力虛擲我人物駢羅之區於若有若亡若存若滅之間則烏可  
以爲邑矣又以是覘之他郡他邑亦無蹶然興起少異吾瀏者  
則烏可以爲國矣於是日與才常謀所以變通之激厲之恆兩

人對座徹夜不寐熱血盈腔苦無藉手泣數行下不得已欲就一邑爲新中國之萌芽曾日月之幾何迷忽忽五六年終無成議日暮途遠人間何世每一顧景羣倫在疚萬箭攢胸我瞻四方蹙蹙靡騁會東事起水陸諸軍潰敗不可收拾警報日夕數至朝野上下震掉失圖於是鄉曲之儒談虎色變亦稍稍生熱力萌動機矣元和學使江公按臨是邦才常乃糾同人劉善涵涂儒鬻羅棠等首以改革南臺書院章程請江公瞿然曰久矣夫余之輟食棄餐撫劍東向欲求振刷於是邦也不圖義聲首唱與余耿耿之心相符契者有瀏人士也急檄下縣官行無怠縣官未卽應也適瀏旱災甚民洶洶有逃亡者餓殍者官紳議括公私款項盡供賑事南臺膏火亦取其贏餘輸之維時歐陽節吾先生方以假還縣先生早卽力唱西學至謂華盛頓爲堯

舜湯武合爲一人矚然西方之聖者吾中國不欲保種則已如  
欲保種必尊崇西人之實學而後能終衛吾素王之真教黃種  
乃以孳孳於無盡往者才常偶於應試小文引用素王改制卽  
蒙激賞至貽書獎勵之亦可知爲學宗旨之所在矣及聞改書  
院事猝不得就乃慨然集同志十餘人捐資結社社於邑之奎  
文閣聘新化晏孝儒爲之師又刻譚嗣同所爲興算學議俾傳  
觀遠近用代適人其明年先生遂別籌巨款爲常年輕費易社  
曰館於是瀏陽始有所謂算學館者而南臺書院亦議改師課  
爲史學掌故輿地諸門夫以吾瀏之小挈諸地球不啻黑子之  
著面然且焦精灼神傾肝瀝膽經年累月彼可此否彼否此可  
始少有振奮少有變更於此見變法自下之難而始事之人未  
有不勞怨交加于磨百折者也然自是而校經學會而德山書

院而方言館而嶽麓書院而時務學堂而南學會日新月盛震  
爚支那海內豪傑之士至歸本瀏陽一隅變法之功又以見始  
事之人雖勞怨交加千磨百折而心力所結未有不轉移天下  
者也元和江公曰余嘗至日本見其人民聰秀而性強悍鄉曲  
豪舉游俠之雄遍於八洲三島其明治以前殺朝臣攻使館劫  
師船縱橫輦轂戕忽萬狀有處士十六人者戕法蘭西人及臨  
刑時戮至十四人慷慨就死無少瑟縮法使乃反袂掩面泣不  
忍視曰停刑停刑夫其桀悍若此以云更變難乎難矣然自疊  
遭挫辱以來瞿然於閉關鎖港之非而一意開通大修學制爲  
亞東雄國吾之以日本望湘人士也久矣今其氣象庶幾近之  
又語才常曰余初出都時或恍之曰湘人以守舊聞天下子莅  
湘毋言時務不然且立蹶比至湘則殊不然與士大夫言皆愴

念世局卹卹然憂皇皇然懼又以史學掌故輿地算學策士則  
崇閎之論明達之儒往往而有於是乃歎魏默深郭筠仙曾劼  
剛諸先生之流風未沫也又益喜茲邦之熱力迸奮忠愛纏綿  
爲中國聰強之嚆矢也然非瀏人一舉而破其局而通其關則  
吾烏知是邦趨向之顓壹血性之充周至於如此矣吾子勉乎  
哉唐才常曰今吾四萬萬人欲制國恥堅國權伸國力則其所  
應講明而擴充者政學萬緒條理萬端萬其心萬其目萬其耳  
弗能究也湘省直中國之萌芽瀏陽直湘省之萌芽算學又萌  
芽之萌芽耳吾願諸君之精是學者益推究製造之理天人之  
大公理公法之原以蘄諸實用則舉希臘羅馬數千年來之天  
人格致道器精微銖積寸累者而溝而通之以供吾今日文明  
之取用凡生茲世界者誠幸中之幸便利中之便利也樂何如



矣如欲以布算爲權限雖靜然號於眾曰是亦足矣以言措用  
乎則吾未之前聞

公法學會敘

塵塵二千餘年一文網焉莽莽二萬餘里一病軀焉瞢瞢眈眈  
數十百國聰強發紆條教修飭而僕緣大地之上而環而峙者  
一大權衡焉夫吾中國所以網而文軀而病事事受囿於聰強  
發紆條教修飭之西人而奄然以斃者其故何哉西儒達爾文  
之言曰爭自存而錫彭塞衍其旨曰羣與羣爭赫胥黎闢其微  
曰人與天爭於是乎有羣學有種學有生理學有天演學凡所  
以華華皇皇求自存於人物交戰中者則靡不惟爭之爲務故  
夫通商傳教覓地殖民以神其爭之術覃精格致進力船械以  
券其爭之具溝通君民機宜和戰固結黨會磨礪任俠以策其

爭之鬭爭一也而爭之途萬爭之學萬萬其途一其心萬其學一其旨故能以爭權者爭種爭種者爭國爭國者爭天而其善爭於不爭善不爭於爭以漸闢大同之軌者則有公法家言若虎哥若果魯西亞士若賓克舍若烏拉富若吐利若惠頓皆一時布衣下士持空理張性法抵掌操縱歐濱師相諸侯王莫之或厄與吾素王栖栖不得政柄於衰季而改制垂世以治十九周以後之地球者殆有符契震旦之儒桂文桔例席憂衽禍不知天地間應有發紆聰強修飭條教以權衡國是之公理而戢戢抱冤圖冊子談小忠小憤弋鄉愿譽且譁然以萬國公法爲機鈴詭譎設陷阱獸張網罹鴻之秘策囂囂號於眾曰此何爲也坐使國土日蹙種族日危教宗垂絕自棄於三等土番之國猶不痛自刻責而輒尤施之者之不以公法待我譬有蒙袂而

腹枵而餓者至餒且斃乃蹶然曰吾奚爲而疾若是此南海  
康君所以撫膺伸肱兼弱攻昧取亂侮亡之旨而惻惻然悲我  
中國之亡於自速也今夫泰西魁壘才謂之士家於名法律例  
者亡慮數十百人然其議論縱橫或與政府牴牾或正法例法  
突然末由衷諸一是或治文明之國與半文半野與全野蠻之  
國等處互異則是公理之曝著於公法者不過十之四而公法  
之應用於西國者又不過四之一而謂欲治公法以平一國權  
力平萬國權力誰其信之雖然此亦無異於吾素王也吾素王  
以春秋爲公法或與當世乖午而詭其實以有避五其比屠其  
贅微其詞以有需或治據亂世之律治升平世之律治太平世  
之律紛然殽陳要其微言閎旨如重民惡戰平等平權以禮義  
判夷夏以天統君以元統天與遠近大小若一諸大端則所以

納萬世於大同之準的與天地相終始彼西國布衣有能不戾  
吾素王改制之心者乃全球之公理而世界日進文明之朕兆  
當世界日進文明之會而我安於頑種者乃猶神明其罔茲舉  
一切政學宜修之事與交涉法律何者宜因何者宜革懵不加  
察且猶信晉曰素王改制乃假儒者僭妄資乎吾友畢永年憤  
然曰素王改制之精心吾未知其一二惟今朝政日圯人心日  
渙與外人交涉日驚疑駭潰以釀成種類之亡吾恥之吾之命  
懸祝宗忽忽至今者徒以二三豪傑力求自拔於茫茫苦海中  
而心未死耳爰與諸君子創立公法學會期於古今中外政法  
之蕃變和戰之機宜條例約章之彂列與中國所以不齒公法  
之故一一講明而切究之而一歸諸素王改制之律意以求轉  
圜於後日補救於將來雖太平世無界無爭之義匪今日所能

言而其爭自存以爲無爭之起點者一蟲一蚊之力奚辭焉唐才常曰子言偉哉昔日日本明治之初稅務律法權利規則皆失自主權其大俠岩倉具視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訶察環海情形日夜謀更訂約章十一年遣使議於華盛頓不許十二年請於大阪之英商會不許十三年又將擬更約稿分致各國政府仍不許然曩歲以來各大國終與更約視平等例而日本乃昂然表異於環球不齒公法之支那土耳其朝鮮暹羅波斯埃及阿富汗諸瘠國而曩者馬關之約擱然以前此之不堪於各國者施之中國若曰吾今而後得野番土蠻彼支那人焉而中國士夫夷然不之知不之恥也今予與諸君子毅然講求是學將以收自主之權振尸居之氣上體素王改制悲憫救世之苦衷下規日本大俠銳意更約頂踵不辭之熱力則生

死肉骨未必不基於此抑尤願諸君益擴充游歷資聯翩接軫於樽桑八島間求所謂維新之政之學悉絜而歸以衝決吾文網療治吾病軀則中國其庶幾乎今夫太空中而有全世界焉惟心力之所成耳其成者何電也其電者何以太也吾子誠有保國種維世界之心而一以公法治之則電與以太知之矣知之而郵之矣不成何患焉况乃蒼蒼之表隱儲一由小康至大同之法界由有爭至無爭之公理以爲平萬國權力者根原斯事體大而發端甚微異日所以抗衡西人而通其種教者茲其券也吾子勉乎哉吾尸于矣

春秋三傳宗派異同攷敘例

三傳異同自漢許君五經異義唐陸氏春秋啖趙集解纂例春秋微旨辨疑及近人顧棟高春秋大事異同表多匯通三傳而

證說之鑽研聖制絲延二千餘年癥疾之起膏肓之鍼或庶幾焉然率溝猶霧儒斷根取節支窒錯迕之談水晶蠱種于斯蓋絕其中惟許君頗明今古學之界一一衡之禮制師法致爲詳密惜其書散佚不傳承學之士僅從諸義疏中粗窺大略而許君又浸淫於古學而多祖古之言嗚呼素王之微言大義不絕如綫悲哉惻矣若自啖趙以來或左公穀而右左氏或右公穀而左左氏互相掎擊斷以私意要皆一邱之貉一管之天無有於今古二派啟其扃鑰定其指歸者遂令新王聖法雨蝕煙霾同歸浩劫使人有不如無書之歎閔于小子運丁陽九奚能爲役然竊思仲尼學術始終興趣始冀周道可行事事以從周爲志終乃受命改制斟酌三代之宜託之空言以詔萬世故當定爲古今二派古學者已故已枯之論無可采擇者也今學者曰

新盛業大地教宗之所匯也何也左氏重事僅沿襲衰周苟且

之制敷衍成帙而又多劉歆之僞纂故可斷爲古學派公穀重

義承孔子晚年論定之緒參用四代斟酌損益以治無盡世無

盡時之人世界

論語子張問十世可知顏淵問爲邦章俱是晚年論定之事又禮大小戴說王制千乘等篇皆

今學

所匯其心愈苦其義愈新故可斷爲今學派故三傳所述互有

異同實爲今古二派之祖西漢學者甚嚴此界其師說絕不相

殺至鄭君欲集大成注經多紊今古而西漢之業衰矣漢志儒

林傳曰公羊齊學穀梁魯學蓋魯學純今文家言齊學猶今多

於古左氏則純平古學消以鷹鼎非孔子損益三代之制六藝

論云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識穀梁善於經其論誠臆余謂不

然公穀於禮彬彬雍雍端門所受揭日月而行左氏則何禮之

有不揣嫌陋欲於禮制判今古之界卽於今古抉異同之由而

覺顛冥齋內言

春秋三傳宗派異同攷例

姜



謹發其凡於此如公羊說妾子立爲君母得稱夫人乃進賤爲

良之意穀梁說以妾爲妻非禮也鄭駁異義云喪服父爲長子

三年以將傳重故也眾子則爲之期明無二適也女君卒貴妾

繼室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爲夫人

喪服總麻庶子爲後爲其母自天子至庶人同不得三年

此妾不爲妻明證

蓋一夫多妻是土司世界之陋俗故穀梁正以小

康之義而妾母得爲夫人乃良賤平等故公羊首發大同之旨若

文公五年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左氏傳曰禮也此

不過緣事而曲埒之而非所語于良賤平等之微言也又公羊

說立適以長不以賢穀梁亦云諸侯與正而不與賢義本相通

但公羊若無適子則庶子分貴賤

如隱桓是

穀梁則庶子不分貴賤

尚守禮無二適之文其義較嚴然二傳俱恐後世之啟爭端而

立一一定之法以閑之皆爲治據亂之天下而設若果世進升

平則可不必矣又隱公讓國公羊賢之穀梁非之而左氏惜于其義焉蓋讓國是大同之義故曰大一統也不貴讓國是小康之義故曰大居正也公羊多大同穀梁多小康大率類此公羊于宋宣公又不然之者蓋亦以小康之義治之以見春秋之于讓國有二義耳隱二年公羊譏始不親迎穀梁亦曰逆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左氏無譏文異義引禮戴說春秋公羊說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天子至尊無敵無親迎之理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大夫迎以上卿臨之案戴說天子親迎是今學家言爲孔子所改之制異義必有所徵左氏說天子不親迎於禮無出且戴記明云冕而親迎繼先聖之後以爲宗廟社稷主非天子而何是今學有天子親迎禮也夫禮以親迎爲男下女則是男女平等之微言矣公羊於尹氏譏世卿崔氏亦然穀

梁注疑其譏世卿師說當與公羊同左氏絕無譏世卿意而妄改其文曰君氏尤爲紕繆惟王制疏引異義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爲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而有賢才則復升故位案世卿本三代舊制子無賢不賢悉得襲父位最爲攸政故孔子惡之而爲天下萬世立選舉之法王制爲今學派但援言選舉制度無一語及世卿者惟云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彼是封建之制不待不爾且內諸侯祿卽是世祿不世位之意若選用卿大夫士則有司徒司馬大司樂正之法存左氏說脩數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公穀天子八諸公六諸侯四案白虎通脩數同公穀詩傳亦云然且明大夫士惟琴瑟御獨斷兼釋八六四之義入者象八風六者象六律四者象四時皆今學家言惟馬融論語注蔡邕月令章句與左氏同則皆古學家言此尤今古二派異同之塙據又案周制公侯伯子男分五等殷制公一等侯一等伯子男一等公羊說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今公

六侯四則伯子男殆二歟

三等公羊禮穀梁却無此說然以此僧數證之則亦分三等矣此可悟公

穀多從

若今禮王制說亦五等然彼是孔子兼采周制其下云

卿受地視侯大夫視伯元士視子男注明引殷制三等證之故

當定春秋王制並爲今學派公羊說諸侯皆有湯沐之邑於泰

山之下穀梁注諸侯有大功盛德於王室者京師有朝宿之邑

泰山有湯沐之邑異義引左氏說與穀梁同王制云方伯爲朝

天子皆有湯沐於天子之縣內夫曰方伯知連帥以下不得有

矣鄭於王制爲連帥或以武公有功賜之此今古學異而今學

中又稍有差別乃師說然也孔子曰吾欲託之空言不如行事

之博深切明是其偶同古學者乃曲存時事之苦心耳不得以

是而謂古學可信也穀梁說盟詛不及三王

荀子亦有此語荀子傳小康之學者

亦今學派公羊說古者不盟結言而退而周官有司盟職左氏多從

周禮故有十二年一盟之說明云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而忘盟之非古故竊疑左氏周官出於一人之纂亂或曰周公立司盟法在文武後於文武無涉也意者人心之變周盛時已露其端乎然盟詛塙是衰周之事而穀梁特託古以正之亦其改衰制之一端淮南汎論訓殷人誓周人盟禮戴說周人作會而民始咸同此盟此因穀梁又云交質子不及二伯而左氏周鄭交質盟津而增會之王制分天下以爲左右是左氏多沿周制而忘已在二伯之前王制分天下以爲左右其本其無當聖人改制之義明矣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王制左氏說十二年之間八聘四朝再會一盟乃故嚴其禮數多其儀文以尊君權許君謹按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禮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此尤古今二君雖駁云三年聘五年朝文襄之霸制安知文襄非援虞夏以立法乎至于歲聘問朝之說乃是衰周之制故與大行人所說

又不同不得

盡云周禮 若穀梁說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左傳亦云世

之治也諸侯閒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意適相符然此語皆非  
孔子改定之制惟王制言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是天子  
諸侯有互相爲朝之義而君臣平等之微言以明故知左氏周  
禮爲古學派而比年三年五年及相見之制則孔子改定以垂  
後世者又穀梁說聘諸侯非正也注引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  
侯之好糾之而異義公羊說亦云天子無下聘義則恐許君專  
守古學尊君之私意而特爲是語以誣公羊然卽公羊有是說  
亦不過爲治據亂世而設而君臣平等初無所謂不可下聘之  
律也穀梁說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公羊無夏田王制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周禮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  
左氏隱公五年傳同何氏穀梁廢疾云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

覺顛冥齋內言

春秋三傳宗派異同攷例

弄

有夏田於義爲短鄭君釋之曰四時皆田夏殷之禮

當作殷案周之禮案

公羊王制言三田是孔子改定時王之田制蓋唐虞之世草木  
暢茂禽獸繁殖其去大草大木大鳥大獸之世界不遠故古人  
必勤于田獵以與鳥獸草木爭此洪荒之世界若夏殷以來人  
世界漸能擴充則田獵之制亦可漸損故孔子立三田之制以  
易之公穀說穀伯綏鄧侯吾離皆以失地名左氏歛以賤名案  
今禮戴說失地名知國君棄其國卽是不君而爲劃清君國之  
今學一派然則國君死社稷之義是孔子創立而大夫死眾乃  
不專爲一夫死也公穀說王使榮叔錫桓公命追錫死者非禮  
也左氏但譏其錫籩戣之君無譏錫死者文案白虎通春秋籩  
露言不追錫並同公穀義則白虎通春秋籩露皆知爲今學家  
言

杜注引昭七年王追命衛襄爲比孔廣森亦謂在古則有高  
圍亞圍然二圍錫命雖見竹書紀年亦無以決其爲生前爲

死後左氏說單伯爲周卿公穀並爲命大夫彙纂以爲互異其實

卽今戴說天子使其大夫監於方伯者也如此則合三傳言之

其義乃足魯有三卿單伯似不在列非所謂二卿命于天子者惟天子使其大夫監魯非卿位有卿權故亦可曰命

夫然則周單子魯單伯周祭公鄭祭仲由其以邑氏推之而監

義明矣故公羊許祭仲行權然周衰或未必能遣人監于列國

則單伯祭仲者或原爲始監之子孫而孔子因託古制以明其

義焉公羊說文公納幣爲喪娶穀梁亦云非禮獨左氏許之是

衰周苟且之制左氏習焉弗察急宜以公穀正之左氏說用致

夫人爲哀姜公羊謂脅於齊之媵女穀梁說夫人成風劉向案

春秋他妾母尙易正惟僖公之賢人弗欲妾其母而夫人之穀

梁之所必正也成風正則他無弗正矣此亦穀梁小康之義也

穀梁廟制與王制祭法同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二皆周制夏五廟左氏

穀梁氏傳內言春秋三傳宗派異同攷敘例



本周制不待言惟公羊無文以言然王制既爲孔子改定而曲

從時制則春秋之制亦不殊之蓋廟制今古學同惟禘祫異耳

公穀有祫左氏無祫

左氏說卒哭而祔祔而作主公羊說虞主用桑練主

用栗穀梁說喪主于虞吉主于練案左氏同儀禮卒哭以其班

祔之說

周制

公穀同檀弓殷練而附之說一古學一今學也

戴說周卒

哭而祔殷練而祔孔子善殷故公穀依聞孔子之善而定爲今學源

左氏說雨不克葬禮也公羊

說雨不克葬謂天子諸侯也穀梁說葬既有日不爲雨止案王

制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專指庶人言是公穀皆据孔子已定

之制言非若左氏僅以雨不克葬含混勦說也然喪事有進無

退惟日食止柩就道右

曾子問說

又士喪禮有潦車載蓑笠則人君

之張設固已兼備矣

穀梁注

則雖雨猶終事不敢停柩久次明是

當時之制而孔子特立天子諸侯得爲雨止之制以別于庶人

亦其改制之一端也

又穀梁喪不貳事及臧孫辰請羅傳皆王制語是知穀梁亦塙爲今學派公羊

於邾婁通濫爲國穀梁謂別乎邾也其不言濫子何也非天子

所封也左氏則祇以地論或疑邾婁小國不應復爲濫

案邾婁分爲五

公羊

說不知春秋附庸例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

方五十里此在名例故稱濫公羊說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

若字穀梁亦云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此皆孔子改定

附庸之制之明證然此特摘其顯關禮制者言之以判古今之

界以挾異同之由而已而其微言大義如以元統天以天統君

重民惡戰平等平權與分春秋爲據亂升平太平之三世非悉

數之不能終其詞也至此外尙顯有三傳互異者如夫人子氏

之類

公羊謂隱母左氏謂桓母穀梁謂陰妻均無文以定之

三傳並同者如未及期曰遇

今禮戴說不用周官冬

遇之文此今古學同胥命不盟稅畝均言藉之類公穀同而

覺顛冥齋內言

春秋三傳宗派異同攷敘例

聖

左氏異者如鄭伯克段甲戌己丑之類

公穀並爲今學大左穀概相同指不勝僂

同而公羊異者如甲午祠兵齊襄復九世讐宋襄爲文王之戰

之類

此爲公羊孤謹

公左同而穀梁異者如諸侯一軍莒人滅鄆之類

此爲穀梁孤謹

公左同而穀梁無徵者如公羊君會葬左氏大夫會葬

公羊譏二名爲二字作名左氏說二名如楚棄疾改名熊居公

羊說聖人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公羊說祭天無尸左

氏說晉祀夏郊董伯爲尸之類公穀互異同而左氏無者如小

國無大夫

公穀均於莒度見例

時日月爲褒貶

公穀各有義例左氏爲公

之類義例紛如異同錯出惟當擇其關今古學派而犖犖大者

亟爲論列焉其餘或一字一義之殊變例正例之瑣國名人名

地名之別則有近人春秋異文箋春秋例表等書在且于聖師

揅世垂制之心毫無窺見故從憇置總之春秋爲撥亂反正之

書公羊所述全是孔子改定之口說故其誼例獨詳穀梁亦多  
三代損益之禮於聖制略有所聞亦爲魯學正宗左氏則祇臚  
陳衰制未及聖人受命改制之意雖偶有同于公羊者不過據  
亂世之一二條耳故事詳而義略春秋貴義不貴事祇以左氏  
作古史觀可也是以今之學者必析三傳爲今古學派始無治  
絲而棼之慮詩之四家禮之周官士禮大小戴書之今古文皆以此例求之自不至於膠室又必廣證  
以禮制及白虎通春秋經露諸說定其宗派挾其微言乃庶幾  
孔子改制之精心如化日光天一物之微一塵之眇無所遁飾  
哉茲事體大鑽仰未能研精覃思倘有譏述條列于後日月云  
邁於茲五年千喙同詬知所不免然自謂橐籥之啟性道蘊聞  
其視規規冒左趨鄭眾賈逵之後塵而曲學阿世者自謂不爾  
矣光緒紀元之二十年二月唐才常自敘

朱子語類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條證

格致之說漢宋儒者以來亡慮百十家惟朱子卽物窮理一言  
孕義宏深天人靡閔故其探索氣化之功冠絕羣倫荒落之儒  
望塵弗及而徂於良知頓悟者自批糠事功而外卽格物致知  
之理亦以頑空應之浸淫至於前明而承學之士益以其荒渺  
不可知之論求其所謂明心見性者矣 國朝諸儒懲其弊而  
一肆力經籍言之有物持之有故跂脉脉篝鐙求明阮文達  
之修疇人江慎修之造機器神智日宣蘆萌方始意者格致之  
學其大興乎然而光氣初開圖籍未備叩寂求虛難憑實踐雖  
利瑪竇南懷仁湯若望之倫聯翩東土流風漸被靈軌方宏而  
挹其餘波遠之不過步希臘七賢之空理近之不過追阿盧力  
士託德爾之初枕以視近來泰西格致諸家精研製造競闢新

奇啟富強之秘鑰通造化之機鈴者甯可同年而語哉然說者  
謂天子失官守在四夷彼其學皆吾昔人所已道者如地球渾  
圓及天靜地動之說大戴記周髀經易乾坤鑿度河圖括地象  
俱已發其覆他如墨子亢倉子莊列淮南所言有志之士淵淵  
以思爬梳舊義證彼天學氣學化學重學電學光學所自來意  
欲正其名曰古學以導引中國智能之士其用心之苦良可欽  
企則亦揮精格致之先資也若夫朱子語類其闡明天地日星  
風雨雷電及一切氣化之理尤所在多有今以西人之說因類  
比增則太璞精金光華迸露於斯可見天地自然之理無判中  
西無殊古今彼高談宋學而深閉固拒輒詫新奇者其亦非新  
安濂洛關閩之真徒與嗟夫三王之道若循環大地之運無終  
極科舉之坑塤以億兆衫襖而將滿道器之精證以中西微言  
覺顛冥齋內言

而非迂而今而後乃知有宋諸儒之用心篤而致力勤哉惜其  
運會所趨未至於是則其理遂有精不精者然有志者於斯可  
自反云具爲條舉如左

語類云今坐於此但知地之不動耳安知天運於外而地不隨  
之以動耶是地動之說朱子已發其端又張子云天左旋處其  
中者順之意謂地亦是一動物處天之中隨天而左旋故覺地  
右而天左此地動不始於西學之明證

朱子又云冬夏晝夜之  
長短非日晷出沒之所

爲乃地之游  
轉四方而然

語類云天以氣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氣天包乎地地  
特天中之一物耳夫曰天中一物是已確知地球爲諸行星之

一

語類云日食是爲月所掩月食是與日爭敵又云自古以日月

之蝕爲災異如今歷家卻自預先算得又云徽廟朝下詔此定  
數不足爲災異案今西人亦甚闕災異之說云日居上而地居  
下月在其中斯有日蝕月居上而日居下或月居東而日居西  
地在其中斯有月蝕緣月與地皆黑暗無光受日之光一有遮  
蔽便仍黑暗其說與語類脗合又西洋瑪吉士月蝕可證地員  
論云影必如形一定之理若地  
體果方月中之地影必露圭角何以月蝕或滿或半或少半人  
但見其月影永爲圓者案語類亦云初三四是日在下照月在  
西邊明人在這邊望只見在弦光以瑪說推之若地果方則初  
三四不應作蛾眉形是語類雖未明言地圓而地員之理已具  
其中矣

右天學案論左旋右旋與今西人以日爲心者不合然此是  
西人新說而舊說尙未精到蓋格致之功日密一日  
而朱子固彼國之阿盧  
力士託德爾之流也

語類云山河大地初生時須尙軟在案西人言地之初生時由  
日球抛下一團熱氣沸蕩空中皆是軟質迨外面漸涼熱汁迸



入內心始成硬殼竟與語類之言大同

語類引素問黃帝曰地有憑乎歧伯曰火氣乘之案所云火氣者卽西人地心皆火之說也談天云地面雨露風雷電及草木動植諸物皆熱力所出然則火氣乘之一語得西人地學之精矣

### 右地學

語類云清剛者爲天重濁者爲地案談天云凡人或乘氣球上升或登高山去地漸遠氣漸輕而薄呼吸必漸苦用風雨表測之高一千尺氣輕三十分之一高一萬零六百尺輕三分之一高一萬八千尺輕二分之一一測其氣重爲海面重八分之一故氣居地球之外近地最重而語類中言氣輕重者屢大致相同又云地是氣之渣滓是已確知氣學之理但未如西人之層累

高下算出耳語類問氣块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曰此張子所謂虛空卽氣也蓋天在四畔地居其中減得一尺地遂有一尺氣又云游氣紛擾生人物之萬殊又云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案西人言空氣合輕養炭淡而成環地球外皆有空氣包羅蓋卽天地氤氲之氣所以生育萬物者也語類天地氤氲人物處空氣中如魚之泳游於水中若一離空氣則以氣化也死語類云人呼氣時氣卻腹吸氣時氣卻脈此最與朱張之說合又英地理師祁觀謂空氣人無一息不呼吸亦無一處能離圍裹地球如套天文家又有蒙其說皆同空氣

語類云雨氣昏露氣清氣蒸而爲雨如飯甑蓋之其氣蒸鬱汗下而淋漓氣蒸而爲霧如飯甑不蓋其氣散而不收又云龍水物其出而與陽氣交蒸故爲雨但尋常雨自是陰陽氣蒸鬱而

成非必龍之爲也案此卽是西人汽學之理然語類所云是天地自然之汽西人則師其巧以代人力如汽車汽機鍋鑪汽甕等物爲用無窮而陰陽之秘洩矣

汽學

### 右氣學

語類云天依形地依氣又云爲其氣極緊故能扛得地住不然則墜矣案西人鈕敦明天文重學云物各有相吸之能物大者吸力大物小者吸力小石與石本相吸而力微不若地球體積大而吸力多又西人所謂壓力漲力攝動力離心力皆兼氣言之與語類扛得地住之說合至慕維廉譯地理舉要明云地形因地心力而成其旋轉因日與行星吸力所感動而生義尤明顯蓋宋儒極知吸力之理而西人則推之以爲重學無窮之功

用故論力之根源權輿於太陽由是而星月之相攝有力地心

之吸動有力風濤之摧壓有力水火之漲熱有力以及電有傳力物有化合之愛力俱胎於此

### 右重學

語類問康節云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雷化物之木此是天地自然之化理又云參同契所言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屬只是互換其名其實精氣二者而已精水也坎也汞也龍也氣火也離也虎也鉛也其法以神運精氣結而爲丹案此乃化學中至初之理爲古來道家所流傳而西人亦自謂其化分化合原本道家鍊汞之說由是擴而充之凡原質與雜質金類與非金類千變萬化爲用無涯大之品察萬物小之判析毫芒而其至精之理要不出三比例蓋天地之蘊雖繁富而實易簡耳

### 右化學

覺顛其齋內言

朱子語類已有西人轉致之通條

哭

語類云水火初是自生木金則資於土五金之屬皆從土中旋生出來又云形質屬陰其氣屬陽金銀坑有金礦銀礦其光氣爲陽案此不及管子之詳亦卽辨認礦質之法惜未抉其所以然耳

### 右礦學

語類問雷電程子曰只是氣相磨軋否曰然又云電是陰陽相軋如以石相磨而火生案此最善形容電氣爲電學格致至精之理今西人推致萬物之類一人之身無不有電或乾電或溼電或通綫或傳燈精益求精之又密總不外由陰陽之電體察而來又語類格雷之理曰雷如今爆杖蓋鬱積之氣而迸散者也又云雷擊所在只一氣滾來有見而不爲害只緣氣未拂裂有所擊者皆是已發蔡季通云人於雷所擊處收得雷斧之

屬是一氣擊後方始結成不是將這箇來打物今西人極闢雷神之妄謂雷與電二而一者也蓋地上之電氣上至雲中與空中之氣相觸故有火光焉所遇空中之氣一路燒著其熱氣上騰而四面之冷氣流入故有響聲焉縱有時擊人乃是遇此電氣所傷其言竟大與語類符合

### 右電學

語類問月本無光受日而有光季通云日在地中月行天上所以光者以日氣從地四旁周圍空處迸出故月受其光又云月常有一半光月似水日照之則水面光倒射壁上案如前言則與西人發光之原體合

英人田大里云太陽恆星與火皆爲發光之體能生此光又能發此光不受別

種發光體之光即光之原也又索語類問星受日光否曰如後星恐自有光今言太陽恆星皆發光之體則所格致精矣

言則與西人迴光之說合皆光學中格致之理也

覺顯其齋內言

朱子語類見西人格致之理

畢

右光學

語類云聲者氣形相軋而成兩氣風雷之類兩形桴彭之類氣軋形如笙簧之類形軋氣如羽扇敲矢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習之而不察耳案此推求聲學之理最爲塙當蓋西人聲學必藉氣形二者而成故英人田大里云傳聲必憑賴空氣若無空氣不能有聲如人在高聽下則聲大在下聽高則聲微此空氣輕重之故又西人聲光二學曰浪曰回實氣形相軋之妙用而緊層生熱鬆層生冷俱以有所附麗而成抑語類云物感之良能卽西學所謂耳底之膜能受諸聲浪之撞而爲腦氣筋者也蓋空氣各點相傳其動至耳中空氣之點亦動膜卽傳其動於司聽之腦氣筋而覺其爲聲其斯爲物感之良能也歟

右聲學

謹案西人諸學大抵以以太爲主而體察其何以速何以重  
何以攝何以漲何以蒸之爲汽何以鼓之爲聲何以能傳力  
傳光傳熱何以分氣質流質定質何以神造物之功用何以  
妙世界之靈魂皆有空氣中之以太運之又事事必實驗諸  
天地日月星辰風雨雷電師其鼓蕩之功以爲阿屯之積元  
化胚胎遂乃昭蘇白日流光奚所遁匿格致之業斯云精矣  
有宋朱子深明氣化之原凡天地人物亦必挾其所以然而  
後已而其云天下之萬聲出於一闔一闢天下之萬理出於  
一動一靜天下之萬數出於一奇一偶天下之萬象出於一  
方一員尤能揭天算氣化聲光等學之宏綱昭示萬世特當  
時事會未開未立各學名目以施之實用後世遂有專鄙宋  
儒爲空陋迂疏無裨學術者今一以西學證之乃知其理甚



實其用甚宏而卽物窮理之洵不誣也噫就朱子而盲格致  
旣爲西學中之阿盧力士託德爾苟精而求之安知無貝根  
達爾文其人者乎至西人論性情腦氣靈魂諸用亦多與語  
類印合然空理名理之談浩渺精深非一時所能罄故且臚  
其徵諸實驗者於此

格致淺理

天地一大機輪也人身一小機輪也知人身之巧斯知地球之  
巧知地球之巧斯知虛空無盡界之輪軸機捩爲尤巧夫以吾  
地球各星繞日論日居中次水星次金星次地球次火星次木  
星次土星次天王星次海王星軌道大小行度遲速終古不爽  
說者以爲有吸心力離心力故希臘人號世界爲高斯馬斯言  
其次序井井也羅馬人號世界爲門士士言其奇巧可愛也佛

家言有三千世界恆河沙數世界今由繞日行星各成世界推之無數恆星其輪機軌道當不止三千然則地球直微塵世界而地球中大小知覺運動之物又各具無數機輪於其身以成世界夫人其至巧者也吾有身而不自知其巧惡乎可

西人格致諸學橫絕古今皆由默探造物之原靜驗天空之理研幾極深成茲絕業而電學尤有日新無已之功其寔電化聲光諸學祇近取諸萬物皆備之聲而無遺義

請言腦氣筋爲電學之理其質非筋非肉非胞骨而如管而柔如絲而白外爲胞膜內爲精髓分佈于五官四體無時或息其管之髓二一司知覺一司運動咸通于腦故名曰腦氣筋無論吾身有何喜怒有何哀樂有何痛楚耳遇成聲目遇成色知覺者遞信入腦運動者載命而出迅速如神不容呼吸假令地球

上無此腦氣筋以知覺運動則雖銅絲電桿布滿寰區誰爲達之故西人有所謂以太者乃傳空氣至神至妙之用也

西人以腦筋喻

電證據甚多而精

請言人身爲化學之原格物探原曰人身所造之本物有五

曰膠二曰脆膠三曰卵青四曰絲卵青五曰奶卵青五物合而

爲肉外亦有脂脂之元質炭輕養三者之大小輕重皆有定衡

外此則爲骨骨之內含膠與絲卵青二質其餘如血如腦氣筋

如皮膚如髮皆含各質不等

詳格物探原論物質內

若夫食管中有連環

螺絲

喉下有二管一爲氣管一爲食管

食物入管必經化物三功用始入胃一

運動勻轉令化二生津液令化三本熱令化經此功用水先吸

入微絲管餘在胃中化爲糜糜入小腸又經胆汁甜肉汁勻合

始分別所化之精液渣滓而後眾微吸液管攝取精液分置各

處渣滓則經闌門滲入大腸而出是人身所含元質與其化分  
化合之功用真乃巧不可階者矣

請言目光爲光學之原目睛爲球前有目胞後有目窠胞內之  
皮曰罩睛皮罩睛皮之內有明角罩所以透光而見萬物者目  
睛球凡三層外層曰白壳中層曰血絡黑油衣內層曰腦筋衣  
油衣之內又有曰隔簾者其中爲孔爲瞳人前後有清水曰前  
房水後房水簾外又有細微肉絲三層內層絲圓紋外層直紋  
隔簾能自開大以取光又能斂各光于內而無遺其內則睛珠  
如稠結明膠一粒有薄明胞衣包之衣內微有清水所以收束  
外入之光以通于腦筋衣者也其充滿睛球之內前至睛珠後  
至腦筋衣者曰大房水所以奪目珠已斂之光而達于腦者也  
格致家考驗目中如許奇妙故凡外入之光大而山河日星小

而毫釐絲忽莫不畢現於一粒粟中雖至電光之速而睛珠能狀而畱之且光學家言光之原本爲球形又論眼能透光之理

甚詳

見英國田大里所輯光學篇

于是而悟照像之有透光鏡于是而悟筋

網

即腦筋衣

之爲糙玻璃于是而悟發光歛光同光射光之關閤于

睛球筋網而神奇莫測斯之謂天然之光學

請言耳力爲聲學之原夫耳固創成機竅以通空氣者也故耳外有耳輪其用在攝聲而傳之外竅外竅約深寸許潤二分許至耳膜爲界耳膜西人謂之耳鼓乃外竅之皮中竅之衣相倚而成者其用在擊聲成浪而傳之中竅中竅有遞相連貫之骨四一椎骨二砧骨三小珠骨四馬鐙骨再入則爲內竅內竅歧路甚多大致判爲三處一曰三角房二曰半圈骨

骨有三

三曰螺旋骨此外竅中竅內竅之厓畧也凡聲之入由外竅傳耳膜耳

膜傳椎骨椎骨傳砧骨砧骨傳小珠骨小珠骨傳馬鐙骨馬鐙骨傳內竅內竅之水膜感動腦氣筋腦氣筋接眾聲遞入腦中此傳聲之妙竅也格致家于此悟聲浪動盪之質點

詳田大里聲學篇

空氣往來之速率無微不至而聲學之用無矣

人身所有兼流質定質二種定質如肌筋骨韌骨胛牙齒皮膜脂腦核血管毛髮甲是也流質如精血膽汁節油涕涎是也西人醫學其外科圭刀之術不能不從事定質然必深明流質之理乃能剖判全體之所以然若其內科醫學尤必細參流質功用與夫生命生性之根荄輕養炭炭之呼吸靈魂之所以知覺運動機器之所以傳代生育

內科理法曰人之全身猶夫極靈之機器其功用無多過于人造最

巧之機器身內自能生育自能保護

且能傳代生育而得其同式之體

其諸精研氣化洞悉天人之儒者非歟

凡人全體中水居三分之二設體重百斤水則有六十餘斤血則居體十三分之一其色時紫時赤味澀比水率重如水一千兩血則有一千零五十二兩若用顯微鏡看又有紅輪白輪浮泛于血汁之中紅多白少則其人壯健紅白相併則患氣乘之故人之一身自腦氣筋外血輪之流轉爲最要然吾于此知其運行之理與地球海水無異何者血發源于心之左下舍出總脈管流布周身資養全體迨至微絲管入迴血管色變爲紫由微絲管運行至心之右上舍轉入下舍復轉入肺色變爲赤每日往來運行不絕如環是爲流質之所以然西人謂之布里尼或從身內取出停三分至七分時節爲稠質西人以爲此係血內蛋白類之兩種質結成一名格路布里一名非愛布里拏里

詳內科理  
法前編

又活人管內之血不能凝結或血管受傷及有病卽

能令血凝結故醫士有用放血法將其血塊放出此血爲流質  
有時爲定質之理若海水每至赤道下爲日光曬至極熱其分  
量重于冷時故往南北兩極分道流去皆浮行冷水之上及爲  
冷氣所中旋亦下沉其分量仍重于熱時及仍向赤道倒流又  
爲熱氣所攝漸漸上浮如此周而復始冷熱遞嬗蓋卽血輪運  
行時紫時赤之理其日光較遠沍陰結成定質而爲冰蓋卽血  
離人身不受身之熱力卽成稠質及人有暗疾得空養二氣少  
亦能凝結成塊之理然則血之在身水之在地皆本輪之氣與  
力與所受日光之氣與力摩盪離吸爲之知此而人身一小地  
球之說益信

質點配成萬物說

造地球者天造人者天造天者天有地之天有人之天有天之

覺顯冥齋內言

格致淺理



天天無薄天之天尤無薄然地天通人天通天天通天無天分  
寄于地球所有之質之點之謂天天無質無點分質點于地球  
所有之六十四元質暨引線引面之無數點而爲千萬億兆恆  
河天物之身配於質質之生起于點點之微起于魂魂乎質點  
之中者天天乎質點之用者靈魂天有大靈魂質點萬物故萬  
物魂人能天其靈魂以用質點故魂而靈物能有其質點而待  
配于天待配于天之人故魂而弗靈天之大腦氣曰電人之大  
腦氣曰靈魂凡物罔弗具腦氣具肺吸空養氣而倒生者頑橫  
生者頑塊然弗知覺運動者頑之頑故惟人天物天人天天何  
者格致家察天之萬物爲六十四元質配成元質者獨爲一質  
一成不易無他質屢無他功用化其中四十七爲金類其餘爲  
非金類六十四不恆用恆用者十三而動植諸物又祇用四質

成之四質者何曰淡氣曰濕氣曰養氣曰炭氣凡植物若花若  
葉動物若骨若肉皆合此四質以生以長有閒用硫磺及燐二  
質者偶然耳夫動植物甚繁而僅四質配成不病雷同者曰四  
質易位卽易物若血之位置爲濕炭淡養肉之位置爲淡濕養  
炭骨之位置爲濕養炭淡乳之位置爲養濕淡炭卵白之位置  
爲淡濕養炭木之位置爲淡養濕炭又有祇用三質者如糖爲  
炭濕養配成祇用二質者如水爲輕養配成此六十四元質配  
合成物猶二十六字母配合成言恆用者約六萬言此外尙成  
六千萬餘言輾轉孳乳變化無窮其字母能自行配合自成語  
言否吾知其不能天予人以配之爲世大用乃知天有六十四  
元質配成世界萬物而格致家之精化學者復能配合各質以  
代天功一凡物有體質性情一凡物有愛力吸力攝力一凡物

無一質能滅之使無無一質能造之使有一凡物奇妙不可方物一知質可與言點夫大之化成類若金木氣水生長類若禽獸蟲豸非生而大生而高生而堅實胥以微點相攝結聚而成故微點黏聯緊結者爲凝質若金若銀若銅鐵雖擲之地其質點不辜裂微點黏聯鬆脆者爲流質若汞若油若酒苟潑之地其質點立渙散不獨物理然人身成于精血精血之點微甚曰積月累結而成人然身之微點皆由原質各點牽合乃擬設如人身重約一百五十四磅依法化分而驗其體中原質則有養氣一百一十一磅養氣體積有七百五十立方尺輕氣體積有三十立方尺淡氣體積有二十立方尺此外則有矽一釐鎂十釐鐵一百釐鉀一百五十釐鈉一釐鈣二磅磷一磅十一兩炭二十一磅可知萬物微點皆合原質各點成而原質合成微點又

各有不易之率乃銖兩悉稱惟靈魂役罔弗如志否則魂靈而形不全若跛者癱瘓者或形全而魂不靈若瞽者瘖者聾者皆其微點不稱故不獨人身然物體亦然西國有一種油母微點爲炭輕所結其中炭四分劑輕四分劑苟炭四分而輕三分則不能以成中國有一種寶砂微點爲鉛養所結其中鉛二分劑養二分劑苟鉛二分而養一分則不能以成物相配則能成不相配則不能成成物者天天者人又觀鳥卵成于胎珠胎珠者鳥之微點其卵有黃有白護黃之膜有一小珠色極純謂白胎珠黃與白乃養珠胎料由珠胎微點漸結漸成而鳥以形又以雞論覆卵數點鐘後卵內胎珠卽引長兩邊發生血管四分入裂若幹生枝以至精微微鏡窺之厯厯可辨閱三日後則血管佈如網形中有跳動之物網形者則結成肺跳動者則結成



心六日後翅喙俱現居然雞形耳矣至人之受胎之理西國醫家言之詳茲不縷述要無不起點精血微點而成不獨有形之物然無形之物亦然以算術論平三角之數起于點點如鍼芒欲論日月行度只論中心一點點之所到卽爲躔離真度故點者平三角之微點也自點引之爲線自線引之爲面自面引之爲體至于體則平三角之形形然非點則不能線非線則不能面非面則不能體是線面體皆點之微點結成也又如借根方之法欲以句八尺絃十七尺而求股則必借一根爲股一根者借根方之微點也以一根自乘方得一平方爲股自乘數以句八尺自乘得六十尺爲句自乘數以弦十七尺自乘得二百八十九尺爲絃自乘數以句自乘數減絃自乘數得二百二十五尺亦爲股自乘數而與股自乘之一平方相等乃以二百二十

五尺爲正方積用開平方法算之得十五尺爲一根之數卽所求之股數是則一根之微點點引而成也以此言之無論上之天下之地中之人無不起點而微微之又微乃爲靈魂靈之又靈乃爲天人微點者釋家之微塵也雖微塵亦世界雖微點亦靈魂筦此塵點世界者靈魂筦此靈魂者靈魂有微質點靈魂有地球靈魂有無盡界靈魂淡養輕炭在人若物爲微點人若物在地球爲微點地球在大千界爲微點司大千界諸微點大腦氣者是爲大靈魂然人之心力可析淡養輕炭可周地球可察無盡界地球是爲地天人天天故格致家言可通佛家諸天之蘊而佛家之積微質微點之心力而揀苦海世界其諸仁仁者所有事與

師統說

唐才常丁孔子二千四百四十九年後讀其遺書悵愴而涕下  
曰何哉血氣尊親之盛太平睢麟之化古之人大言欺人將窮  
冰洋綿億劫不得覲茲會哉乃瞿然曰此無他故其惟師統不  
張故或託之曰君統則有之師統何爲也曰不然君統可以治  
一國不能治天下可以致小康不能致大同昔者堯舜禹湯文  
武之爲治也幾幾致大同之盛者以君統而兼師統也孔子之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不居帝王之位者天所以開萬世師統  
之運也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是古者君師並重之明  
證周禮曰聯師儒又曰師以道得民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  
夫曰得民曰百世非統而何春秋撥亂世反之正首卽立一文  
家之記號曰文王曰大一統其餘則曰王者曰新王夫文王王  
者新王皆孔子所以王萬世也故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

乎又曰吾因行事而加乎王心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董子  
曰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則皆明以王者  
之事屬之孔子若曰孔子於生民以來自爲正統焉耳然春秋  
家則統以孔子爲素王或曰素者空也孔子不得天子之位而  
空言以王之或曰王魯尚黑素者黑也不知素王之素乃質家  
言史記殷本紀明云伊尹說湯以素王九皇之道殷道尚質故  
素王之義因之如此則正與周道尚文之文家言而立一文王  
之記號相對待蓋文勝則揀之以質質勝則仍揀之以文文質  
兩統相爲循環而素王文王之義盡之要之數千年後所以致  
全球於大同登世界於極樂者則終不越乎大一統之文家言  
偉哉質家治小康文家治大同質家顯然改定之制度爲素王  
之法二千年來陰用之而不覺文家蔚然不盡之微言爲文王



之法二千年後擴充之而無涯綜其指歸則曰元曰大一統大一統何統於師而已矣然而今日孔子之統幾幾不足與彼族之耶蘇衡孔子所立之天之統幾幾不足與彼教之耶和華衡者何也彼教主耶穌以紀年焉而師有統我則不能教主孔子又不以紀年而師無統也彼人人有徇教之心與憑藉師統之權以改制變法我則空言尊敬而究無可憑藉之權以張師統而改制變法也此以君統敵師統之萬萬不能爭勝而中國君師之統將兩窮也夫摩西之爲君也尙知創教統以垂世謨罕默德之爲君也尙當竊教統以愚民而況中國本有之大教主而不立紀年之教統以翼君統而行更陵夷百千年後誰復知有孔子者矣或曰厯代以來尊之爲聖爲王爲先師教統不旣張矣乎曰未也不紀年則無統不立統則無師不繫統於師則

無中國譬之風雪寒沍人重裘而我絺綌而欲吾身之無慄且  
殭也不可得矣或曰既立師統毋乃輕君統甚曰不然孔子之  
教以天統君君與師皆受治於天者也當今之時誠與天下更  
始曰光緒若干年卽孔子降生若干年推之內政外交皆用之  
此雖虛文而人人尸其教主尊其師統之心當益牢固不可破  
而國力之堅因之君統之固亦因之然後舉一切政學參以君  
師並重之精神而生動力而策公義則政教溝通誰敢叛其師  
忘其君者矣且甯惟君統固而已血氣尊親之盛太平雖麟之  
化或庶行於大地哉

各教攷原

余別有各教派別攷較  
詳茲特其十之一二耳

婆羅門攷

天地生人惟中國與印度最早其立教亦爲各國先中國自孔

子創新教以前凡義農堯舜之遺言所以滌土番之俗而開文

明之運者統可名之曰舊教印度自釋氏平等倫以前凡所爲

尊神鬼嚴貴賤重君權者統可名之曰婆羅門教婆羅門無可

攷其可攷者四韋陀亦譯作四費大書而已是書乃印度哲人世相傳

衍始自唐虞成於商周事神講道而婆羅門以昌婆羅門者何

譯言登道岸也或言婆羅門卽白民轉音非是韋陀者何譯言智慧也四韋陀

者譯言開智慧之書有四大部也按韋陀之道皆從地腰司起

點地腰司猶言至尊無上之神天其首篇曰訓頌之韋陀卽神

天之聖訓二曰悔罪禱告之韋陀卽古人對越自治之心法三

曰祭祀樂章之韋陀四曰祭義祭法之韋陀細攷其指實開後

世巫學一派而中國九黎之巫風國語觀射父說少皞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糅家爲巫史

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此  
巫教之最古者伊訓曰敢有酣歌于室恆舞于宮時謂巫風

摩西假天愚民之巫術皆不謀而合此則由獠獠狂狂而爲巫  
世界者殆亦時執爲之歟自婆羅門興而韋陀之書益多其論  
神道則有曰花羅尼謂天印度也曰彌達立謂日印度也曰仁  
達立謂晝印度也此外則有風神火神海神湖神之類其論造  
化之道則謂太初之時有神曰波綿實爲無始無終無限量之  
神分精化氣布成天地萬物

波綿有三十三讚歷譜山川人物生生之理

又云婆羅

門從波綿頭上生出故世主教化祭祀尊貴非常爲第一等人  
剎帝力從波綿肩膊生出故世主國政或君或臣尸之乃第二  
等人吠奢從波綿大股生出故世主商賈百工之事爲第三等  
人戍駝羅則從波綿腳下生出故世以耕耘服役勞苦爲事而  
爲第四人等之四等者對面吳越畛域嚴分慶弔不通婚姻不  
結遂爲印度數千年良賤懸殊上下隔膜之痼習不特此也印

度古風男女平等自婆教興而重男輕女夫死妻必以身殉之  
翁姑子女皆所弗卹秦始皇築懷清臺以陰用婆制宋儒創餓  
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說抑制女權其民賊之黠者又爲纏足之  
刑附於印度壓首之虐而中外之女子無完人矣至於婆羅門  
有一巨典曰馬努律例頗燦然可觀其書首論地腰司化成萬  
物次論國家教育人才三論人類婚配當分種族四論倫常之  
理五論服食起居喪制之節六論道士修行之清操七論政事  
之綱紀八論君使臣臣事君之道九論明刑弼教十論苦修贖  
罪之課程十一論出輪迴超死生之術案馬努云者譯言體道  
也其大旨爲中國援儒入釋之派當是彼中儒者不盡以波綿  
之說爲然而立小康之政教以範之抑亦人傑者乎由是以言  
波綿馬努雖皆出婆教而波綿純巫馬努則巫而近儒固自顯

分兩派矣然其教浸淫至中國周初時又劃分爲二大支一曰  
山支訶一曰月谷山支訶之祖名各必力其道雖原本於四韋  
陀然不信神天創造萬物之理直以天地萬物爲自然而有謂  
人之樊然于世也不知所自來惟有一種靈明之根本生出知  
覺知覺生五行五官五體心思主宰心思主宰生靈魂靈魂是  
奧妙之物常生不死無論落于何處形模卽與之合不論何種  
生物總無窒碍其論五行與中國不同一曰清氣二曰濁氣三  
曰火四曰水五曰土凡靈魂與體質合而生萬  
物此爲講靈魂學之最古者又云人之爲人旣入軀殼則必竭  
盡智力方能超出三界不然必入輪迴難免生老病死之苦是  
則佛學之萌芽矣月各派之祖名色但單力顯不以萬物自然  
而有之說爲然謂天地間形形色色必有造化主主曰阿盧譯  
卽三位一體至尊至榮之意三位者天印度日印度晝印度也

是則耶氏三一妙身之說上帝主宰之神顯相符合焉然則以此二派合之波綿馬弩因爲婆教四大支而大地各教之宗旨已無所不賅雖謂後世儒佛耶回各派俱導源於婆教可也或謂婆羅門之道無異宋儒太極理氣之說其有所異者則婆羅門無物不可以爲神無神不可以爲物故天下偶像之多未有甚於印度婆羅門而壞心術敗風俗亦未有甚於崇拜偶像惑神信巫者余乃瞿然曰今大地各國已大半剷去神巫之根原而歸宿於政治又一切反其良賤之等溝其君民之界而公權於編氓修慧於學術惟印民之愚者仍死守婆教不悛而中國士夫則侈尊權力妄私忠義甘畔孔子改制之微言而陰行婆教愚民之術以自亡其種類無論非孔子徒也卽彼婆羅門馬努之稍稍近理者亦未之有合故觀其外則仍然一土偶神巫

之痼積察其內則悍然一桎梏蚩芒之敗俗是眞所謂老支那舊世界已矣安得有發明孔氏新教者舉此老支那舊世界悉以重民公國平等平權之大義摧陷廓清之耶

釋迦牟尼攷

天地間之無量無邊無容積無虛空而功德圓滿度一切眾生登世界大同者其釋氏哉佛之生也或以爲當周莊王時或以昭王襄王時紀載闕如無可徵信然佛姓釋迦名文或曰迦牟尼印

度劑帝力人瞿曇族也生七日而母卒其父淨梵王命其女之母弟育之及長嚴守娑羅門教規父爲娶鄰國之女名勾巴爲之妃琴瑟甚篤而不及蕪婉之私父深異之年十九游於四門見生老病死之苦卹然憂之欲解脫而末由有一人沿門托鉢氣體豐舒問之曰修士也充然自得饑寒不足以累之於是大



悟棄家訪道必得所以抹萬民苦厄者乃已家人錮之一夕突  
出馳去惡衣粗食皇皇求道於外者六年久之乃若有神告以  
抹世術躍然大覺曰得之矣乃易名爲佛佛者覺也先是從釋  
迦遊者五人一阿湮娑二跋提三摩訶四憍陳如五十力迦葉  
及得道返伯拿城從者益眾國主必沙刺延之至拉各力京城  
得高弟子多人有巨賈捨高樓爲佛與諸弟子食息講道之所  
又之勾沙拉國國君亦受業其門如是者十二年乃歸國省父  
則其妻與姨母首信之而從佛入道其後剎帝力歸之者無算  
佛常遍游印度各國弟子常數千人一日還止離俗時之雙樹  
下氣絕而終得年七十九歲其生平立心制行悲天閔人殆與  
孔子無以異而其栖栖皇皇卒老於行亦與孔子生平相類然  
其得力處則尤在勇猛精進牢固堅忍大雄大無畏力反婆羅

門尊君抑民以人類爲四等之陋俗而一以平等平權之法治之故婆羅門言祭祀獻如許禮物佛謂誠心禱告足矣婆羅門言上下人等唯予命是聽佛謂人各自由不得以威福加之婆羅門謂天地萬物皆虛惟波綿神是真佛謂波綿亦非實有萬物自生而死死而又生永遠輪迴豈關神造婆羅門謂人之輪迴皆由天命佛謂在人爲善善自善報惡自惡報天不能持其權婆羅門謂宇宙間無論動物死物金石雨露皆入輪迴佛謂動物輪迴死物否婆羅門祭諸天般馬千匹佛謂淫祀無益婆羅門役戍陀羅人如牛馬佛謂世人皆兄弟何得高自位置以是諸端婆羅門恆欲般之以洩其憤而不果此佛氏改教之實幾幾般身而罹難與孔氏痛改衰周之制時時畏罪而遠害者同一抹世之苦衷也

余別著有素王改制義證

主佛法多門大六出諸弟子

賢者所爲如法相宗無相宗圓教法性觀教終教頓教瑜珈密  
教之類詳余所著各教派別攷不贅述要之學佛之關鍵宜先  
辨南北兩宗南宗小乘北宗大乘小乘如四十二章佛本行集  
等大乘如華嚴金剛等南信小乘所謂希那衍是也北信大乘  
所謂摩訶衍是也大乘純以抹世度人涅槃眾生爲己任近伊  
近孔塙是佛氏之真源小乘則不過獨善其身遁於頑空自了  
而已其爲術且近楊近老而爲佛氏之孽障是故學佛者不可  
以不慎而吾人之欲有爲於世無論爲孔爲佛必宜有勇猛精  
進牢固堅忍之氣以力持於危疑震撼之交也

景教源流攷

景教源流大率不出新舊兩約當西國草昧未開之時家自爲  
教人自爲俗有拜火拜日拜蛇獸一切陋習商太戊時猶太人

摩西起而闢之專事上帝不拜別神乃自立教統以詔來世後人彙輯其書爲創世記三十七篇統名曰舊約全書約者言上帝與人所立之約也其書首創世記紀創造天地萬物之原與各國古祖分徙之故乃摩西得於列祖家譜總集而成者二曰出埃及記專言摩西領其族眾出埃及之始末與其築壇分部落假阿羅訶爲造化主警戒世人之事三曰利未記詳言獻祭之禮與祭物而深戒人之不潔其言禁獸與人交可見當時去大鳥大獸世界不遠而摩西特立此禁爲貴人種之權輿四曰民數記所紀皆民眾順逆吉凶捷如影響之事五曰申命記所紀皆摩西生平所歷大事以上五記西人定爲摩西自作奉之爲敬天勤民誠正修齊之本其說當信而有徵六曰約書亞記記摩西死約書亞代領其眾攻取耶路撒冷諸事其中有與司

空居四民時地利士師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之法合者七曰士  
師記言彼族與別族互相仇殺之事八曰路得記專言路得以  
一婦人而能爲故夫立田贖後九曰撒母耳上書十曰撒母耳  
下書言撒母耳掃羅大關之事而大關雄武善戰遂易酋長之  
局爲君主而世其位焉十一曰列王紀畧紀六關以下歷代爲  
王治國之事大率以君統兼教統而爲萬民所服十二曰歷代  
志畧雜紀列王成敗之蹟十三曰以斯喇書十四曰尼希米書  
備述阿羅訶雖震怒其民視降大喪流離遷徙而因其痛悔怨  
艾仍眷顧之俾其復膺天命爲上帝福善禍淫之實據十五曰  
以斯帖書大致言天佑善人履險如夷雖困必興天覆惡人雖  
高必傾之理十六曰約百記其中備述上帝子伏魔之神能顯  
維皇降衷之大力天生蒸民之正旨甚爲奇奧十七曰詩篇皆

讚美天主詞十八曰箴言畧如宋人語錄十九曰傳道凡境皆  
空頗近釋氏之指二十曰雅歌言男女之愛二十一曰以賽亞  
二十二曰耶利米記二十三曰耶利米哀歌二十四曰以西結  
書二十五曰但以理書二十六曰何西阿書二十七曰約珥書  
二十八曰亞摩斯書二十九曰阿巴底亞書三十曰約拿書三  
十一曰彌伽書三十二曰那鴻書三十三曰哈巴谷書三十四  
曰西番雅書三十五曰哈咳書三十六曰撒加利亞書三十七  
曰馬拉基書綜觀舊約之指大約歸本呵摩訶之能力威德示  
人必從而不越神道設教之微權蓋其時民智未開格致之學  
未明恃此支離曼衍之言皋牢六合震動生民誠計之得者謂  
之爲巫世界不其宜乎自耶穌興而小變其說其教旨詳見新  
約二十一篇凡摩西所制獻祭禮儀律法食禁皆不用之又摩  
覺願與齋內言

西假於神教以張其君權之處耶穌則以人人有一上帝而可  
自由自主平等平權不受君權之壓勒又謂人生以靈魂爲重  
軀殼爲輕軀殼雖毀靈魂永生故當勇猛精進以登極樂之天  
堂而其立新世界爲天國之言亦足以拓眼光而充心力故有  
志之士頗不以迂謬疑之此則耶穌改舊教之實與佛氏改婆  
羅門孔氏改三代舊制同一苦心而孔佛屢瀕於危而全其身  
耶氏竟爲猶太人釘死而其弟子十二人死于教者十一愚案子路  
死衛亦當以死教視之顏淵不詳其死所而其死也子曰天喪  
于與其慟子路同則其時亦必爲教而死而論語偶未詳其死  
所耳又子畏于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何何敢  
死是孔子明以死教期之而顏淵之所以不死者徒以師在故  
耳則其堅忍悍勁之心視孔佛尤甚而其行教之廣收效之速  
且有超越吾素王之勢是殺身成人之義爲傳教第一得力之  
關鍵凡有志拯世度眾生者急宜勘破此層始能取象於師子

而大雄大無畏也其後有路德者不服天主教皇之壓力別立新教以抗羅馬而改教之徒雲集景附卒能削教皇之權而大張教統此又路得改教之功雷奔電激爲中今中外不可一世之業偉哉路得其爲耶氏在天之靈所默許者豈其誣哉獨吾孔子以改三代舊教隱其旨於春秋竟蹂躪於秦漢以來之暴君汚相日卽沈霾而至今猶無路德其人者昌言改制大暢宗風則吾支那之業力殆無已時而羣魔之扇其權勢之餘焰甘於孔子割去一大地猶曰奈何以公法比春秋奈何伸民權而張國力豈不悲哉嘗竊論之尙書周禮儀禮毛詩左傳孝經爾雅爲古學派卽西教之舊約也論語孟子公羊穀梁大小戴記齊魯韓詩爲今學派卽西教之新約也古學派多主君權及三代舊制今學派多孔子因時創改以治天下萬世之法制故不



明於今古學派之紛歧者急以分新舊約之法讀之自迎刃而解而釐然有當於其心矣然欲舉而措之十九周之地球則非有路德其人者出而摧陷廓清之則彼遁於支離瑣碎之涂翳於考据詞章之末管於讐校棗梨之技者且鰓鰓然以孔教鳴而孔教長此已矣余是以反覆耶穌路德之改舊教而不能無望於竺信真源之吾黨中人也

謨罕默德攷

後佛滅度六百年而興者曰耶穌後耶穌又六百年而興者曰謨罕默德謨罕默德者天方回教之祖也謨罕默德生於亞刺伯之墨克京城當中國陳宣帝大建四年其始祖出亞伯拉罕亞伯拉罕老而無子納妾夏甲生以實馬利其族姓歸衍於亞刺伯地是爲天方教之祖世王天方謨罕默德雖王族裔而幼孤貧不能自振十二歲從伯學賈於大秦頗

通景教之旨二十歲族中有兵事從大將阿蒲搭勒討賊有功  
乃名於時既而爲一至富之寡婦經商多獲利夫焉然初不役  
志於商而欲合亞刺伯猶太耶穌三教之緒言別創一教以垂  
世三十八歲謝人事入山覃思教法久乃告其妻以天神奉眞  
主命降一經名哥蘭者令已受命爲先知哥蘭者譯言天命也  
其妻與其中表兄首信從之然因斥偶像邪神撓眾怒幾不免  
阿蒲搭勒極力揀護之

墨克長官又出示嚴禁如是者數年其後妻死續  
娶于信道最竺貴而有權之家復假神命以示人聞者愈不信  
至五十有三歲遷居默德那城去墨克八百里其民大信之乃  
教之戰而修前日故族排擠之怨大勝其眾遂益以天使自命  
撫有亞伯刺地而君之卒年六十有三歲攷其立教之始基大  
旨有六一眞主至尊至大世人當一心體認崇拜贊美二哥蘭

經爲天降真經三謨罕默德爲至貴先知四能賜人今生來世

快樂福祉五施濟同道中人六禁口守齋其後之格立夫

譯言代理

同教至尊之稱

爭城掠地續增滅逆命之敵爲奉天討眾戰死疆場爲

升天捷徑由是其教中人勇於公鬪嗜死如生盪決縱橫所向披靡繼而王者爲妻父阿普畢格益東取波斯大秦之地西取埃及北據日斯巴尼亞爲歐亞間雄國又西南定亞非利加全洲而有之東南攻印度滅之東北攻天山南北路擴地數萬里中外古今未之前聞則皆其教力之堅忍悍勁爲之也然說者謂其立教宗旨實多原婆羅門與猶太舊教如以真主爲至尊至大卽波綿之遺也其削頂畱鬚七日禮拜與分水土爲地體之二行作十字爲天方之交線卽天主之遺也其稱阿丹爲治世之祖傳二千年後洪水汎濫有大聖努海受命治水使其徒

散居四方蓋皆創世記之言而阿丹乃亞當之轉音努海乃那亞之轉音散居四方乃挪亞避洪水之難率其子孫散居埃及巴比倫者也是天方教明明糅合婆羅門摩西耶穌諸教而竊其可以固民心僭君統者益曼衍之爲古今獨夫民賊之雄卒至以教統而兼君統拓地三大洲皈依數百萬眾掠少女數十萬恣其晚歲淫昏之樂威福自由之枋其操術則可謂工而用心抑己至狡者矣若夫謨教之來中國不始於北而始於南唐高祖初年早與天方國通好天方卽亞刺伯之南土謨氏臨終遺言願哥蘭經傳入中國故其後時有亞刺伯人來中國傳教其漸漬入籍中土者亦不乏其人然尙與回紇花門無相關涉彼時郭子儀借回兵十萬葉護將之無奉謨氏之戒律者其支派數萬入籍陝甘之人亦未聞謨教至宋太祖十三年喀什噶爾主布拉格深奉謨教而民從之成吉思汗入主

中國攜來同人尤多謨籍由是自唐時先入之同人見後來之同人奉謨教亦相率而從此謨氏之徒所以曼衍支那不可遏抑也

今迂儒小夫輒以通教之說爲不然者不知卽謨氏一教通之久矣

今其宗人處中國者多

姓馬氏馬字卽謨字之轉音

### 火祆教

甚矣土番世界之愚也其時之人方以飲血茹毛不火化不熟食乃自然之理不知何年得一取火自燃法遂以火乃上帝所降爲眞宰之神而有拜火俗凡置火處必立一廟燕火其上司廟者曰火司凡有罪過懺悔多備祭物獻之火司此波斯火教所由來也然攷波斯古族本與印度同源居赤道北二十五度至四十五度經線自北京徧西五十四度至七十二度之間居民緜衍數百年當婆羅門未興前渾噩睢盱有無懷葛天氣象

至夏時有士必達馬姓祚阿樂士名出始創業垂統著書曰仁

了雅士爲波斯粗有教旨之權輿其書雖殘缺不全初無所謂  
火祆教也其論道之大原皆從歐拉密起點歐拉密譯言創造  
天地萬物之主也其論善惡之源則以陰陽爲本謂自陽出者  
爲善自陰出者爲惡各有大神統之如部曹然陰陽二主直如  
兩君戰爭不息同一人也一則愛如子女一則疾如仇讐二君  
各有六部大臣大臣各有小屬分司萬事神各有名事各有主  
善神之主名阿密帝惡神之主名阿施幻世間萬善皆由阿密  
帝生萬惡皆由阿施幻作其究竟則阿施幻不能與爭而阿密  
帝之所生萬千年不滅此祚阿樂士以陽爲善神而近於婆羅  
門天神之說與宋儒天理人欲之談也亦無所云火祆教也乃  
其後人則漸以陽爲日體所發之光而名曰太陽於是拜火

拜太陽而以土番之陋俗羈入祚阿樂士之眞詮遂若祚阿樂士所謂善神者卽火祆之精而火祆卽太陽之眞宰萬喙同聲千年不易甚矣其愚也然攷之禮報天而主日與夫庭燎以發光明燔柴以承大祭與周官取火於日精皆有波斯火祆之意何哉吾意伊古之人去飲血茹毛之土番世界不遠忽得烹炆一法乃託火爲天降奇而神之幾疑鑽燧敲石竭天地非常之秘奪容光必照之功其巧慧且令百世下不可思議庸詎知火爲後世日用尋常之物而電化旣精將更有代火而致其功用者乎此亦世界日進文明之一證而波斯火祆教直決其爲土番舊俗無疑也然則今之覩西國文明之化而驚爲異物詆爲畸衰者其亦猶波斯之震炫於火光而已矣

論曰大地之有教主大地之至不幸也大地有教主而又各有

其立教之源流派別教主之至不幸也故釋迦氏與婆羅門爭教雖其身幸免於難而其後生徒被逐如鳥獸散寺院佛經掃地無存而刹帝力之荒煙蔓草往來憑吊者伊何人矣耶氏與猶太爭教身死十字架弟子十二人亡於教者十一而耶路撒冷則長爲他人窟穴至興十字軍七死二百萬人不得行其志而冤親怨魄之橫溢山谷間者欲以殉教之故永生天堂烏能人人叩耶和華而訴之矣路德與羅馬教皇爭教雖不若耶蘇之慘而爲教皇駢誅者數萬人至今東西二派水火憤爭視如仇敵其視中國漢宋之岐朱陸之異僅憑舌戰者豈可道里計矣又若耶氏與謨氏之徒爭教千百年來仇衅益深土耳其以至雄至悍之國爲耶教中人剖分而羈馭之無一日得免病夫之指無須臾可忘戰爭之禍山谷流人血原野厭人肉未知耶



謨二氏之終胡底矣之數端者猶顯然轟天烈地鑠心怵肝之大教禍其餘以小教而忿爭以睚眦而構怨死者千人萬人而止悉數之不能終其物由是以言大地之奇禍教爲之教主相爭之奇禍教旨之不一爲之然則今日猶以仇視異教痛疾外人之心處之迥覺端旣啟而血肉成海骷髏蔽天天演家雖欲擇而留之亦靡所施其願力眞佛氏所謂不可說不可說者也然則將如之何曰建天國同教宗立太平之制新大同之學淪孔氏之眞源通全球之政法於是乃滅巫風毀偶像舉一切邀科名祈利祿如文昌關帝之神悉淘汰之無遺而後可以伸孔教立天元探眞宰毋爲彼新世界靈明之根種所陵夷不然則且以吾中國現行之教猶是被中印度埃及波斯之舊俗而視爲數千年朽壤而已故今日不通教萬萬不能爭教不新教亦

萬萬不能通教新之者何新之以政通之者何通之以平等平  
權之大義微言則是不通而通通而不通也則是不新而新新  
而不新也則是不爭而爭爭而不爭也如不新不通而欲以敝  
俗爭之瓦礫爭之筆舌爭之其肇爭禍小其肇亡禍大也其肇  
教禍小其肇種禍大也世之君子幸熟祭古今種教之禍起而  
圖之